

本刊在呈請中宣部內政部登記中

# 舞臺銀幕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目錄

劇影	上海大戲院被搗毀	荷 (二)
漫談	關於導演團及其他	鍾非 (三)
批評	從冬到春的戲劇	章春畝 (二〇)
評	日出公演觀感記	陳毅 (三三)
劇本	塞外的狂瀾	張季純 (八)
劇作	荒漠笳聲	凌鶴 (三)
論	怎樣做戲與怎樣看戲	熊佛西 (四)
文	影評一議	宋之的 (二七)
國外	馬戲團是怎樣製作出來的	春風譯 (三〇)
讀者	關於英雄夏伯陽	(四二)
消息	報導	(四三)
編後記		(四五)
封面	「我們來自克隆希達德」之一畫	

## 舞臺銀幕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日出版

(一五〇〇)

編輯人

凌

發行人

辛

發行所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五二三號  
舞臺銀幕社  
電話：八五〇五一

總代發行

上海河南路裕楊弄七一號  
讀書生活出版社  
電話：三〇三二五

代售處

各埠書店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新大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定價	廣告	定價	定價
每月一元二角	第一頁 一元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每季三元六角	第二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半年七元二角	第三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全年十二元	第四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第五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第六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第七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第八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第九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第十頁 八角	零售每份一角	零售每份一角

— 1 —  
- 4952641

## 上海大戲院被搗毀

世界唯一的黑人自主的國家阿比西尼亞，自抗爭到被黑衣宰相併吞，這過程中流過多少黑人的血和淚，也流過多少被壓迫民族的人民的血和淚。這血和淚的代價也許無非是換得法西斯帶英雄們的猶笑，可是同時也博得全世界大多數的酷愛和平的人們熱烈的同情。

從半殖民地淪為完全殖民地，這決不是阿比西尼亞人民的恥辱，反之，可恥的是自命為「文明人」的偷夫們的「野蠻行為」。

難則阿比西尼亞事實上是給法西斯帶併了，可是誰也不能承認她已完全屈服。屈服的是作為「阿奸」的王公官吏，而千千萬萬的民衆却仍然在繼續英勇的抗爭。最近的報紙上還載着義大利的侵阿大將防務部長和第一個投降義國的「阿奸」被炸重傷，可見黑衣黨的血腥味兒的統治並不如何穩定，而阿國大衆的民衆革命將會在繼續的抗爭中成長起來。我們可以確信，阿比西尼亞是不會永久被滅亡的。

酷愛和平的大衆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同情是沒有國境界限的。蘇聯民衆是如此，被侵略的中國民衆更是如此。同樣我們對於阿國民衆的同情和對於和平反戰的義國大衆的同情也是沒有什麼輕重之分的。

基於全世界人民大衆之意志而製作的新聞影片阿比西

尼亞，自然和好萊塢製造的阿國風雲之類大不相同。其被觀衆重視的原因也就在此。相反的黑移同志們看了一定要耳赤面紅，因為揭穿了他們的文明假面。對於他們野蠻行為也毫不留情的暴露，何況還真實的顯示了阿國人民反侵略的英勇。

這樣的影片，在義大利的國度裏自然是不准開映的，而在其他國度裏是應該有開映自由的。可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却不相同。起初阿比西尼亞在上海大戲院第一次開映的時候義領事館便向我國政府提出抗議。我們的政府電影檢查機關總算是很小心謹慎，臨時命令該戲院停止開映，將該影片連同開映執照運京重檢，將其中義軍在阿國使用毒氣及其他有損意國「尊嚴」的場面予以剪去，以為這樣總可以太平無事。不料義水兵在義副領事的指揮之下搗毀上海大戲院的機器房和櫥窗，毆傷該院職員，損毀影片，并在戲院施放亞摩尼亞臭氣，有如該國在侵阿時施放毒瓦斯一樣。如此暴力行為，不能不使我們聯想起多年前義國僑民搗亂巴黎大戲院的故事。自命文明人的政府人員而在此野蠻舉動，真不知如何以掩飾其醜惡之面目。嗚呼！我們不能不為文明羞！

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我們也有不得已於言者。上海大戲院是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境內，該戲院已向政

府繳捐納稅，應得政府之保護，同時該影片一再經政府檢查，其為合法的營業，自無疑問。現在我國官民竟窺視我國政府，武裝暴動，侵佔主權，毆辱該院我國職員，擾亂該院我國觀衆，如此這般，未知我國曾嚴置於何地？然而話又得說回來，幾年來我們中國喪權失地，國家危亡，和阿比西尼亞的境遇相差無幾。既不能反抗強敵，

## 關於導演團及其他

大概是從回春之曲的公演開始，中國戲劇界開始有了導演團的現象。以後葉餘的椰拉和欽差大臣，以及去年四十年代的賽金花也是如此。

一個劇的演出，爲了作風的完整和情調的統一，似乎應當由一人導演來得方便，但是多幾個導演，又能民主的地集中每一個導演的意見，而由一個人執行，那末這也未嘗不是好的現象。自然這得是在導演團的會議上絕對民主，而整個計劃決定之後，執行人得有絕對的權威。反之，如有導演團之名而實際上並不發生如此作用，到不如一個執行的好。

四十年代在賽金花演出的當時，因爲導演團的作用並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那般好，曾經有戲劇界的朋友們暗地非議。同時該劇在導演方面也並不成功。

這次葉餘的慾望，大雷雨都是由一人導演的。前者發揮了歐陽子倩氏的輕快，後者表現了章洪氏的沉重。而

當然談不上國際地位的提高。前門既有強盜在明火搶劫而我們主人在聽之任之，於是同時後門也就有前門的伙伴們相繼效尤了。

一。四十年來的憤怒，年年在增積上去。我們相信，總有一天這憤怒的火花會沖破地殼而爆發起來，到那時會燒盡這地面上的毒蛇狂獸，使自由之花生長起來！（荷）

生夢死雖有沈西苓和宋之的二人也並非導演團制。但是業除將這之劃撥到了南京，據說廣告上却每一個戲都寫上四個人名字，雖然沒有導演「團」的字樣。更奇怪的是其中添加了一個實際上並未參加這三劇之導演工作的某人，同時將生夢死的導演之一的宋之的的名字除掉。友人說，這未免太生意思了，同時也是極不道德的行爲。

在中國本來有許多事是值得藝術家悲哀的。常常是生意識和藝術眼站在對立的地位，只求商業的勝利，不顧道義的信誼，如此類風，希望劇壇的同道們極力挽救過來，否則長此發展下去，將來也許還有更可怕的现象發生。

（結非）

# 怎樣做戲與怎樣看戲

熊佛西

## ——戲劇大衆化的初步實踐——

這個題目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可以說與戲劇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關係。我現在先說怎樣做戲：

我所說的怎樣做戲，也就是站在一個戲劇運動者的觀點，應該怎樣來演出一個戲劇。一個戲劇運動者，他若想完滿的實現他的希望，第一，他必需有正確的目的。近年來全國各地的戲劇運動，由於一般熱心青年的努力，已有了很快的發展，這實在是一件很好的現象。但大多數都因為目的的不正確，而未能達到他們所期望的結果。譬如學校戲劇的演出，不過僅只是趁着幾天假期，隨便玩玩，替團體湊湊熱鬧而已。另有一部分人，是比較高明點，他們排演戲劇，是由於他們的愛美觀念，來借此以發洩他們唯美的情感。換句話說，他們也不過是玩弄一些象牙之塔裏邊的玩意兒。假使把一個偉大的運動，就放在這些可笑的基礎上，我覺得殊有值得討論一番的必要。

凡是一個愛好戲劇的同志，都應該把自己的目標放大，僅只以唯美消遣熱鬧的態度，那簡直是對戲劇本身的一個大的譏諷！因為我們的時代，已經不是允許我們高談唯美與只知消遣的時代了，今日的戲劇，有它極重大的任務，它是教導羣衆與傳播文化的中心。世界上許多先進的國家，很早已經有了這種覺悟，而認識了這一偉大任務的重要。

第二，創造的精神。一個現代的戲劇運動者，他不但應該有正確的目的，並且還必需富有研究與創造的精神。我們在過去一般的錯誤，便是只會跟着前人跑，前人說：舞台應該有劇幕，我們也跟着注重劇幕。前人說：台上應該安腳燈，台下應該排座位，我們也跟着安上明亮的腳燈與整齊的座位。從不問一問這些東西的利弊究竟有多大？在現時現地對於這些前人所遺留給我們的舊衣鉢，是否還有它原來的重要性？我們從來沒有肯虛心的研究過。因之一幕極爲生動的戲劇，牠會被那些整齊的座位所破壞了。在過去我們使觀衆與舞台隔離，弄成台上是一個世界，台下是一個世界，由於台上的劇幕腳燈與鏡框的限制，把演員隔離到另一個排演的世界裏，觀衆則完全被擠棄到活動範圍的外面。這樣的戲劇，只可以作爲少數特殊階級享樂的工具。我們應該把這些阻碍戲劇大衆化的撈什子完全丟開，我們不要什麼腳燈劇幕與座位，我們要使台上與台下打成一片，要把台上台下認爲是一個不可分的單位體。並且在舞台的前面，給它加上梯子的設備，必要時演員可以一直表演到台下來，觀衆也可以上到台上去幫助表演。

就是由歷史上說起來，戲劇原是爲國家大多數民衆所創辦的。在古希拉羅馬時代，戲劇是採取露天的表演方式，中

國的戲劇，也是露天的。到了中古世紀，才把舞台移到教堂前面去表演，在所謂莎士比亞的時代，戲劇就開始了貴族化的第一步，被搬到院子裏排演了。一直到近六七十年，工業革命後，人民的生活比較以前複雜了，一般養尊處優的小姐太太們，經不起冬天的寒風，經不起日晒和雨淋，就乾脆的把舞台搬到屋子裏，一座屋子能容納多少觀眾呢？古代能容納幾萬人的露天劇場，現在只能容納幾十個人了。在這種情況下觀眾之間自然便要發生競爭，爲着限制觀眾的數目，劇場才開始賣票，起初票價很低，後來就慢慢的由一元二元長至五元十元，到了現在，我們想看一位名角的戲，幾乎非廿元大洋不辦了。這簡直是使人非常痛心的事。

戲劇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它已經完全和大眾隔絕，被人引到死亡的路途了。我們要想來挽救它，就應該從根本上做起，還給它本來的面目，不但要打破劇幕與座位的限制，甚至連房頂牆壁都打掉它！把舞台由屋子裏拉出來，在廣大的露天劇場上，和成千成萬的勞苦大眾們，打成一體。要使每一個觀眾，都知道他不是來「看」戲，而是來參加一個集體的活動。

腳燈和座位，當然也有它產生的背景，發明腳燈與座位的人，是被大家譽爲曠世的天才的。因爲那時的戲劇，是注重在服裝的華麗與表演的細膩，假若不用許多燈火照亮起來，便很難盡情的表達給觀眾。可是到了現在，這種華麗細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演員們不但不需要這些燈光來幫助，甚至因爲燈光的關係，反而給舞台增加了許多缺點。凡會攝影的人，都知道在燈光下面的東西，是只能表現出一個平面的形體，這不過只從絕美的觀點上，來指出腳燈的一個缺陷吧了。

就以座位來說，當然，這些一排一排的座位，讓我們坐起來，是已經非常的舒服了，但它對於一班整日勞働的大眾們，是不適宜的。他們過慣了粗野的生活，他們不會享靜福，只能在動的環境裏，他們才覺得舒服。所以我們就不能墨守前輩的成規，強壓他們安靜的坐在椅子上，而應該讓他們自由自在的在劇情緊張的時候，就跟着我們在舞台上台下跑。我們要除去一切不必要的裝飾與屏障，把舞台擴大開去！擴大到整個城市與中國！到整個世界去！莎士比亞說過：『全宇宙是一個大舞台；全人類都是演員。』莎翁的這句名言，要由我們在廿世紀証實了。我希望全中國從事劇運的朋友們，都共同的來開發這一條新的途徑。

第三，充分的準備。一幕劇在演出前，總要經過一番週密的準備，我過去曾對人說：『中國的話劇，只是登在報紙上的。』當一幕劇尚未演出時，只見報紙上已經說得天花亂墜了。但演出，則草率的了不得。草率往往成了每個劇本的致命傷。所以在我們選擇劇本時總要謹慎的顧慮到各方面不但要使它適合時代的需要；同時更要顧慮到我們自己的力量。以我個人過去的经验，有些團體，本來他們可以演一個大規模的劇本，但他們偏偏排演了一個很短的戲劇；反之

，在演員與經費等方面，都很有限的團體，他們又偏找了一個很大的劇本來上演。這怎麼能夠不失敗呢！假使有五天的時間，我們要排演易卜生的羣鬼，那唯一的辦法，便只有背書一樣的背誦台詞了。背景與服裝則簡直難以談到。這樣的戲劇，究竟與我們有什麼益處呢？更可笑的，是有些劇團，臨到公演的那一天，觀眾都已到場，馬上便要開幕了，忽然公安局來了兩個弟兄，說因未立案，阻止公演。這時候主演者只有瞠目以對，大家也只好不歡而散了。

中國人向來對戲劇抱着傳統的輕視觀念，認為這是「小技」。我們從事劇運的人，再不來加以挽救，前途確實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不願幹則已；否則每一個戲劇運動者，對於他所排演的每一個劇本，絕不能有絲毫的草率與馬胡。我以為導演一個劇本，至少要經過下邊幾個步驟：

第一步：導演自己把劇本很詳細的分析研究後，再把所有的演員，招集過來，每人發給他一份劇本，大家都看過一遍後，再各人發表自己的意見。

第二步：開始分配角色。然後讓他們各自回去，讀一禮拜台詞。再徵求每個演員發表自己對所担任角色的意見。

第三步：導演不必參加意見，讓演員自動的把劇本排演一次。

第四步：讓他們再自動的專排第一幕。使他們盡量的用盡他們的天才。

「你能夠演得比這再好一點麼？」導演問。「不能了。我只能演成這個樣子。」演員答。然後

第五步：導演一段一段的給演員改正與指示出來，讓他們學習。

排演第一幕。分析第二幕，第一幕排好了，再排第二幕，同時開始分析第三幕，……這樣一次一次各幕都單獨排好了。再綜合排，挑着排，順着排，倒着排，要使各幕中間的關係，好像一刻火車一樣，要拿得開，合得攏，使每個演員的動作，都被一種極端機械的規則所支配，這樣到公演的時候，在觀眾的眼裏，才會覺得自然。

下邊再談一談我們應該怎樣看戲：

中國戲劇運動落後的原因，固然是因為從事戲劇運動的不知道怎樣演戲，同時也因為大多數的觀眾不知道怎樣看戲，而未能給劇運者一個正確的批評與指導。我們日常看戲的動機，歸納起來，不外下列四種：（一）消遣解悶派——他們以看戲純為消遣，或者是借此以恢復工作後的疲勞，為享受的，觀眾中要以此派的數目為最多。（二）看台柱捧名角派——此派的目的，專在某一個或數個名角身上着眼，注意的是大腿與曲線，對於整個戲劇的結構，畫面，道具，音樂等一切都不在乎。（三）故事材料派——專為找思想找故事而進劇場，單注重於故事的敘述，與其包含之中心思想，回到家裏以後，他會一絲不漏的把故事說給你聽。（四）藝術欣賞派——他們找好畫面，好鏡頭，某個單獨的場面或表演的姿勢。只要有幾個滿意的鏡頭，他們就心滿意足的讚揚不置了。這些態度，全是錯誤的。要知道戲劇是綜合的藝術，

單注重於故事中的思想或某一個藝術的畫面，便抹殺了戲劇的意義。只知開心與消遣便更其要不得，現在的劇場，是教育大眾的場所。在劇場裏所受的教育，和家庭學校中的教育，完全不同。這裏的教育，是在不知不覺中教訓你，這種教育的力量，是超乎一切教育方法之上的。我們應該以一個受教者的態度，去進劇場。不應該把自己認為是一個旁觀者，而是一個活動的參加者。台上的喜怒哀樂，就是我們的喜怒哀樂。台上人的生活，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這樣戲劇才能與觀眾打成一片。甚至在劇情表演緊張的時候，大家會忘記了一切，整個為緊張的情面所支配，被支配的觀眾的全體，就變成一個人了。他們一齊哭，一齊笑，一齊唱歌，一齊舞蹈，這樣偉大的力量，怎麼不可以團結大眾，組織大眾呢！

有些人看到戲劇裏面所諷刺的人物，和自己多少有點關係時，便表示不快，或者還生出一些無謂的憤恨。要知道一位偉大的作家，他絕不以有用的筆墨，來攻擊少數的個人，他們的心腸，是火一般的熱烈，他們的諷刺，也是基於對人類的酷愛而發的。我曾經寫過一個劇本，裏邊描寫一個私生子，為使劇情逼真起見，我無意中使這位主角說了一口某地方的方言。後來這個劇本發表後，我接到了那地方紳士們聯名寫的一封信，質問我為什麼叫一個私生子，說了他們那地方的方言？這簡直是對他們那地方的一個大的侮辱，並且還很痛快的把我責罵一頓。這就是他們過於認真，器量太小了。

最後，一個戲劇的觀察，不但應該有正確的態度，寬大的器量，還應該富於深刻的同情心。對於一個出演的劇本，不要含有惡意的吹毛求疵，要付於善意的批評。因為戲劇是最複雜的一個部門，你現在化費兩個鐘頭所看的表演，它不知道用去了多少人的心血與金錢，是多少人多少夜沒有睡覺所辛苦得來的成果。中國有句俗話：『看事容易做事難。』沒有排演過戲劇的人，他是不知道排演戲劇的艱難的。

(十一月廿九日在北平青年會講) 樊冠三筆記

# 石氏美容醫院

## 專治雀斑

面皰 粉刺 斜視眼  
脫髮 粗黑 雙眼臉  
瘡疤 酒窩 隆鼻術

並治面部一切不美諸症以及皮膚各病

皮膚科專門  
東京醫學士  
美容藝術專家  
**石霜湖醫師**

時間：自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六時  
地址：上海南京路紅廟羅璧女子銀行二樓 電話九五二二一號

# 塞外的狂濤

(張季純)

張季純

時：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地：察哈爾商都與綏遠陶林中間一個小村裏

人：李鐵牛（團長的衛兵）

老翁（農民）

劉排長

兵一

兵二

某國特派員

高麗兵一

高麗兵二

景：

口外（註一）一個農民家裏。

這是一座頗爲寬大的房間，正中陳設着粗笨的桌椅，一邊廂是通院子的門，一邊廂是一個長方形大匱；門旁一個角落裏安設着爐灶等喫飯傢俱，匱前一個小門通進套間去。

像秋風將落葉吹光了一般，房子裏除開一些不便攜帶的家私外，所謂「細軟」的物件，一點也沒有。這情形一定是經過了非常的變故，否則怎會像這樣一座廢墟呢！

開幕的時候，李鐵牛一個人在房子裏。他是個四十左右的大小夥子，穿一身破舊軍裝，天生就一種樂天主義的性格，一舉一動很有點俗語所謂「傻而瓜唧」的味道。這廢墟般的房子在他眼睛裏並不發愁，所以一面在拾掇房間，一面還哼着他記憶裏的「軍歌」。

鐵牛（模糊地哼）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逞英雄，……

（把椅子放周正了，看見一支匱

桌放在爐灶上，於是取過來放在匱

上）

還有張翼德，

當陽橋上擋，



刺里嘩嘩響兩聲，  
橋斷兩三根！……

（忽地注意到套間的門，好奇地走過去）噢，這裏還有一間！（他走進套間去。片刻，一陣老年人的呻吟聲，由裏邊傳出來。他從容地離開套間，站在匠角前，像着了魔般傻笑起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越笑得厲害，裏邊的呻吟聲也越隨之而增；最後，他雖不再笑了，呻吟却仍舊延長下去）喂，老鄉！那塊兒不對勁，要我來給你瞧一下吧？

（一位年近八十歲的老翁，個個而個地出現在套間門邊：瘦削的面孔上塗滿了污穢；襤褸的裝束外邊披著塊破舊的被單——也許是爲了冷，但也說不定有別的用意；橫身顫抖着，好像有無限的恐懼沒法招架一樣）

老翁：老總！可憐一下我這老骨頭吧！一村子人都逃光了，可是我……我……（又悲痛地呻吟起來，活像生理機構上出了什麼毛病似的）  
鐵牛：喂，老鄉！你是怎麼了？剛才

在裏面（指套間）匠上，圍得好像個大草包；我正說待會兒提到院子裏去讓驢馬呢，不想才去動手，你就哼哼起來了。哈哈哈哈……

老翁（哀求）：唉！老總……老總……你……你笑什麼？

鐵牛：一個人裝成個大草包，還不可笑麼！哈哈哈哈……

老翁：唉！儘管咳嗽氣幹什麼；村裏只有一個人了，難道還嫌不夠寬綽嗎？

老翁：老總，求你可憐可憐吧！這樣倒楣的年頭，只有老百姓們哭窮呀！窮，真是末劫年！我活了快八十歲了，都沒有聽說過這樣年月！

鐵牛：喂，老鄉！幹嗎儘來這一套，是誰委屈了你麼？告咱鐵牛說，管保你受不了冤枉。

老翁：什麼，老總？你說是……

鐵牛：我說：我叫李鐵牛。清楚嗎？我們的大隊就在後邊——咳，咳，有一團人呢！清楚嗎？要是有什麼壞東西們對不住你，告訴我，決不同他講客氣！清楚嗎？咱鐵牛就是這

種性子：人家裏都供養着咱老翁，菩薩，孔聖人，咱心裏却只認得一個李達！

老翁：是的，老總。（放心地挨着匠邊坐下；並且把披的單子取下來放在匠上）

鐵牛：喂，老鄉！小心着了涼啊，你那樣哼哼呀呀的。老翁（指單子）你說這什麼？不要緊，剛才我怕老總是從鬼子那面（指東邊）來的，才拿單子蒙起來；誰知竟給你看見了，我就只好哼哼起來。

老翁：噢，你原是裝的呀？哈哈哈哈哈！老鄉，我實話告訴你，你可知道我們正是從東邊——商都縣那裏——開過來的；一機哨兵已經往西面去了，我呢，在這裏給團長預備一間房子。

（老翁驚惶地跳起來，想逃走）

鐵牛（接着說）：這這間房子倒不錯，不來很夠寬綽，二來桌椅傢俬都沒有毛病；頂好還是這個小套間，要是團長住到這裏，隨便放些什麼東西，倒是滿方便。（得意地開始了他的工作：看看爐灶，看看桌椅，



排長 老李，這是命令啊。在商都時候你沒聽王×長訓話，說這兒有土匪嗎？大概把土匪打下去，再去打鬼子吧。

鐵牛 那一天？

排長 就是剛開到商都縣那天晚上。

鐵牛 啊，對了。那時我正掛號出去了。可是，……

排長 怎麼樣？

鐵牛 我聽得有人說，西面倒沒有什麼，東面才不保險呢！

排長 是的，這一路上倒不像有什麼，不過——待一會看看前哨的報告再說吧。現在我們已是開到這裏了，先停下來歇歇腳，喫點飯，再作道理好了。

鐵牛 我告訴你：我們從後套、繞路百靈廟那裏開過來，爲的是要打欺負我們的××××；要是還跟以前一樣中國人自己打自己，我鐵牛說成什麼也不幹！

排長 是啊，我們大家都是這意思，我親自向弟兄們起過誓：誰不真心去跟鬼子打，誰就不是中國人！兵一二 對了，誰去做漢奸，不愛國

，就不是他娘養的！

鐵牛 對！我們大家一塊兒幹，我鐵牛要有二意，也不是俺娘養的！團長，營長，連長他們敢不走正路，我鐵牛就對不起他們！（拿下大刀來，好像當下就想砍了誰似的）

排長 是啊，你老兄那牛勁兒俺知道！

鐵牛（得意地敘述）不要看咱二十多年了還是一個擲衛兵，其實團長進營盤時候，還跟咱在一個棚裏處過呢；以後幾次仗打的他升起官來，那一回不問問咱要不要高升點兒？可是咱一見那種給弟兄們看見了就要「立正」！「舉槍」！真有些惡心氣；就說，升官兒幹啥呀，見了老弟兄們那樣雙雙雙扭扭的！咳咳，就這樣，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

排長 那算什麼，誰不曉得在團長跟前你比營長都喫香！

鐵牛 說的什麼，也就是這一點點兒，才對咱的牛勁啊！哈哈哈哈哈！（靜了一會，對排長查看着這座房

子）

排長 噢，這間房子是給團長預備的嗎？

鐵牛 是哪，在口外像這樣房子，就算很不錯的呢。熱河倒是好地方，還有一座老佛爺避暑的行宮，可是也教姓×的小子送掉了！

排長 不要提了，國家大事要不是給他們糟踏，還會壞成這樣麼！喂喂，我還要到外面給後邊的大隊安置下地方，在這裏要忙不過來，教他兩位幫幫你的忙吧。

鐵牛 這裏倒沒有什麼，就是火還沒有燒起來；我看就要他兩位在這兒燒點水，歇一歇好了。要是前邊的確平安無事，我們還得開拔到東面去。

排長 是的，我想團長大概也是這意思。（向兵）你兩個先把火弄起來，我到外面轉一下看看地方。

兵一二 是，排長！

（對排長轉身要去）  
鐵牛 喂！對排長！我們一塊出去，一塊去把剛才起的誓新請位弟兄講講，誰要是不那樣……

兵一二（搶着接上去）誰要是不打小鬼，先把他小子解決了！

鐵牛（獎勵似的，拍着兵二的肩膀）對！這樣才不愧是我們的好弟兄！

排長 好了，我們去吧。

鐵牛（又得意地哼起他的軍歌）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

（已經快走出去了，忽又折回來）

（喂喂！喂喂！我……我還忘了一件

事情！

兵一二（驚奇）什麼事？

排長 啊？

鐵牛 一件頂妙的事，要是你們不好

好當心，會給嚇一跳的！

兵一二 啊？

鐵牛（指套間）那裏邊有個白鬍老

頭兒，搖身一變就是一個大草包！

排長 別說笑話了，這村子裏窮得連

條狗也沒有，那兒會有這樣妖魔鬼

怪！

（說時遲那時快，套間裏的呻吟聲

又哼起來）

兵一二（慌忙托起槍對準了套間，

眼盯住劉排長不知道該開槍不該

啊，真的？

排長 呃，這裏還有人？是……是不是

好細？

鐵牛（故意拉住劉排長，做出要走

的樣子）我們走吧，是不是好粗好

細，待一會他們總要報告你的。

排長（想起自己的職務）不行，我

得給官長報告！

（劉排長正要走進套間去，老翁已

跟蹤地走出來）

老翁（哀求）老總！老……總！

排長 說：你是幹什麼的？

老翁 我……我……

鐵牛（不知怎地又引起了他的傻笑

）哈哈哈哈哈！

排長 說：你是什麼人？

鐵牛 哈哈哈哈哈！

排長（善惡而警告地向鐵牛）喂，

收起你的機關槍吧！

老翁（長縮地躲在角落裏）哦！機

關槍？機關槍？我……我怕！

鐵牛（這才堂堂地走到老翁前邊，

用手拖過他來）不要怕，老鄉！那

裏有什麼機關槍；那是說我笑起來

，就好像格格格格地放着機關槍哩

。老翁 唔唔，原來這樣呀？老總，你

……你是好人；給我講個情吧，不要

……不要教他們開槍！

（劉排長見他倆很親熱，教兵把槍

收起）

鐵牛 劉排長，你看：這還不是個白

鬍老頭兒麼？可是他這個（拿起

匣上那條被單）一蒙，就活像一個

大草包。不瞞你們說，不是我從娘

胎裏帶來就胆大，剛才幾發乎要給

嚇壞呢！

排長 不要講這些，他到底是個幹什

麼的？

鐵牛 一個老百姓。因為年老了，腿

上不來，弄得一村子都走光了，却

單單留下個他。你以為是好細麼？

要真是那樣，我早拿斧子送他回老

家了，那還會叫他哼哼到這時候！

（轉向老翁）喂，老鄉，這都是咱

們自己弟兄，都起過誓要和他媽的

小鬼拚一下；現在大夥在這兒等等

西面的信兒，要是平靜無事的沒有

土匪，大家只歇一歇，收拾點飯，

就要往東面開拔！

老翁 是，老總！不把鬼子打走了，我們中國人真沒有太平日子！

鐵牛 噲，你聽呀！

老翁 是；是，老總！

鐵牛 現在我同劉排長要到村子裏走一下，你呢，幫助着咱們自己弟兄，弄點柴，燒燒火，

老翁 是；是，老總！

鐵牛 好了，我們出去吧。

（李鐵牛同劉排長一同出去。兩兵士將槍枝和身上背的東西都放在炕上）

老翁 （走到爐皂邊）老總，我來把這火燒着吧？

兵一 好的，你幫我們來燒着好了。

（向兵二）呂得勝，我在這兒把爐台拾掇拾掇，你同老頭兒外邊去揀點柴火吧！

兵二 好，我們倆找找看吧；不過這兒地面窮得精光的，揀起來也不過是些草草棒棒。（向老翁）噲，老頭兒！我說你們這兒怎麼是這這樣窮的地方。人動東西搬運一點也沒有。

老翁 唉，老總們，不要提了！前幾年荒荒亂亂的，家裏就是有點東西，也不願着搵出外邊來；現在呢，

又加上鬼子，在這兒橫行霸道，誰還敢再預備什麼呢！前一向一個打關東回來的人說，鬼子把那裏佔了以後，不只要我們的錢啦東西啦都拿了去，有時還還要殺你挖下坑子，逼住你活埋你的老婆，孩子和自己！

唉，我們老百姓活在這個年頭，活在這個地方，不要說有什麼好東西，就是那些粗的爛的，也要給藏放起來，決不能讓他們欺負了我們的人，再去受用我們預備下的東西！

！真是，這年頭，我們中國人中國地方還能算甚麼！（悲傷起來）

兵二 老總，不要難過；只要我們齊心，總會把狗的都打出去！

兵一 （有點急性）哎呀，呂得勝！只顧燒火就會着了麼！

兵二 好，老總！你先領我打柴火去，待會兒把火燒着了，我們再說別的。（想要去）

老翁 （向兵一）老總，你老不要着急；那爐台好好的，一點也不要你再

拾掇；燒火的柴，外邊去那兒揀得

了許多！（向兵二招手）喂喂，進來吧，好許多的柴，我都埋在這裏邊那個匠火爐坑裏兒哪。

（老翁和兵二先後進了套間。兵一蹲在爐皂邊，等候着他們把柴火拿出來。片時，兵二拖了一大捆柴出來，放在爐皂跟前）

兵二 咳，裏邊那樣一大堆，要我倆揀一天去也揀不來。待會兒那邊要起火做飯，司務長也不要發愁了。

老翁 （在套間裏）老總，這裏又抽出一捆，啊喲！啊喲，你幫我來拿拿吧！

（兵二向套間走去）

兵一 成了，燒完了這些再取吧。

兵二 （停在套間門口）老總，不要弄了；待會兒用完再取吧。

（兵二過去幫助兵一折柴燒火，老翁從套間走出來）

老翁 那已經夠了麼？要用裏邊還多着呢。不瞞老總們說，大家打算離開這兒的時候，把帶不了的零碎傢伙，米麵雜糧都埋藏起來了；不說一點點乾柴，就是想找點喫的場的

，鍋啦碗啦，我老漢都能幫忙。咳，說句良心話，我們中國人的東西給中國人喫了用了怎麼也可以。可是總不能預備下給欺負我們的鬼子來受用！

兵一（感激地）是的，「親不親，一鄉人」，我們現在頂要緊的，就是大家聯合起來，把那些狗養的打出中國的地界去！

老翁 要是能那樣子，我們也不要東逃西躲了！

兵二 老鄉，我告訴你：逃啦躲啦都不頂事；頂要緊的還是得打；關外的三省地方，熱河，要不是逃啦躲啦，那兒會那樣快！現在我們這兒察哈爾，大家要再起來一逃，還不是給他的一樣佔了麼！

老翁（想了一會）對對！我們是應該跟他們打，可是我們老百姓們，拿什麼和人家打呢？

兵一（興奮地站起）我們有槍砲的，拿上槍拿上砲和他們幹；老百姓們有鋤頭鐵頭的，拿上鋤頭鐵頭和他們幹；也可以一咕嚕都給趕走！呂得勝，你說是不是？

兵二 怎麼不是！大概想做亡國奴，想當漢奸的，會說你這話不對！

老翁（忽然注意到火）喂，老總！再把火添上點吧，燒得旺旺的，我好拿壺子弄點水給開上。

（兵一二轉身去招呼火，老翁悄悄地走進套間去）

兵一 喂，我說：火已經著好了，你去找個傢伙弄點水來燒燒，我們且喝上一點吧，

兵二（轉過身來，不見老翁）哎，老頭兒又那裏去了？我來找找看有什麼傢伙沒有？

（兵二正要往套間裏去，老翁正好提着鐵茶壺出來）

老翁（指壺）老總，不要看這外邊滿是土，裏邊倒是很乾淨的；這是我把牠埋在牆根底下，才剛剛爬出來的。并還在外邊大街上，你老且歇一歇，我去弄點水來。

兵二 給我來，我去吧，你的腿走起來怪不得勁的。

老翁 不要緊，不要緊；一茶壺水算不了什麼，你也許會找不見。  
（老翁把兵二推的坐在椅上，提着

茶壺出去了）

兵一 唉，這一位老頭兒真行，對我們好像是對客人似的。

兵二 是哪，老百姓越這樣子對我們好，我們越得要趕快把敵人打出去！要不然，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兵一 看吧，待一會就可以知道，前方要沒有什麼，當然是向東面去。（離開爐息，走過桌邊來）不過，

好許多事由兒總不免有點古怪：就像這次我們打西面開拔，為什麼放着一條直路不走，却偏偏去繞到百靈廟呢？綏遠省的傅主席，又不是我們的敵人，為什麼却要躲着他不走大路呢？

兵二 這個，那一天我也向劉排長問過；他說那時我們軍長在百靈廟，走那兒大概能夠開關。不想現在已經從那兒繞下來了，還是連個銅子也沒關到！可是，說起來總還不錯：我們在那兒領了槍，領了子彈，打起××鬼子來，比赤手空拳要好多了！

（李鐵牛沮喪地走進來，像是有件事情煩惱了極似的）

鐵牛 「好多了」？還不一定是好不是呢！噲 老弟們，剛才你們開來的時候，就一點沒有聽說麼？

兵一二 什麼事？

鐵牛 倒也不是一件小事，可是說起來也真夠稀奇古怪的！

兵一 是前方有什麼報告麼？

鐵牛 不是前方，倒是後方呢。

兵二 後方？後方怎麼樣？

鐵牛 （把刀卸下來，坐在椅上，鄭重地說）剛才我同劉排長出去，到了連上，見了王連長，本來想打聽下前方有什麼信兒沒有？誰知恰巧來了個後方傳令，說是……

兵一 噢，團長就要來麼？火已經燒好了。老頭兒給找了很多很多的柴，就是在這兒多待幾天，也不怕不狗燒。

鐵牛 要是團長，還有什麼稀奇古怪；是

兵二 是什麼？

鐵牛 說是從軍部派來了一個什麼特派員，大概就快到了。

兵二 那有什麼稀奇；還不是一個什麼參謀副官，來訓上一頓話就完了

麼！

鐵牛 要是這樣到沒有什麼。聽那個傳令的說，不正是我們的參謀副官，恐怕還不一定是我們中國人呢！

兵一二 （驚異）啊？

鐵牛 你們說，這還不稀奇古怪麼？

（三人靜默片刻，面面相視；終於還是李鐵牛開了口）

鐵牛 我就看看是他媽怎麼顆東西，要真是他媽的鬼子，非給狗的一刀不可！

兵一 是的。不過，我想我們團長總幹不出這事來！

兵二 可是，咱們那位軍……

鐵牛 （跳起來）對！就是怕那個王八蛋靠不住！媽的，他做了漢奸不說，還要鬼子來監視我們！我說，我們幹吧；我們返回去，剝了漢奸們的皮！

兵一 不要急，待下子看看前方的消息怎麼樣？看看西邊是不是真有土匪？

兵二 依我說，還是返回去對；現在這年頭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們還幹

嗎？

兵一 我說，現在我們這樣開在半路上，總是把前邊後邊的情形都明白了，再作道理！

鐵牛 喂喂，不要吵了，聽……聽我說……

兵二 我說的就是你那個意思。

兵一 不對！不對！我的意思是……（他兩個吵在一塊，正是無法開交的時候，恰好劉排長進來了）

排長 別吵了，別吵了，聽我說，我有個好消息告你們！

鐵牛 劉排長，怎麼樣？

兵一 是不是那個特派員靠不住？

兵二 是不是已把狗的收拾了？

排長 不是。是前方的事情，前哨已經來報告了。

鐵牛 （急問）怎樣？有什麼動靜沒有？

排長 不要急，等我告訴你們……

鐵牛 是的，說吧。

排長 當我們還沒有開來這兒以前，曹排長已經帶了些弟兄們，到了前邊五里地一個村子裏；在那兒一方面派人往附近十里地以內偵察，一

方面還派人一直往西而去；大約離開這裏總有三十里吧，你們知道怎麼樣？

兵一 我看，應該有一點結果吧？

排長 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弟兄們和老百姓打聽，都說再往西去是傅主席管的綏遠省，一向就很平定；倒是往東去才不大保險。一路上只見許多老百姓往西躲，你們想，誰肯專意躲到不太平的地方呢！

鐵牛 呃，果真這樣！那一定是我們的軍長……

排長 就是的；這一次從河套開過來，不到包頭搭火車，偏要繞到百靈廟去，這裏邊就有點鬼祟！

鐵牛 是啊，現在再加上個什麼特派員，這事就不要說了！

兵二 既然這樣，我們還是趁早朝東而進攻，給狗的鬼子和漢奸們一個措手不及！

鐵牛 不錯，現在只有這一條路！我外邊告訴弟兄們去，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動手！

（李鐵牛向門走去，正遇老翁提着水進來）

老翁 老總，老總，不好了！說話就來了！

排長 你幹什麼？

老翁 我到大街打水去，看見一個鬼子帶着兩個兵，跟那邊的老總們說話；現在就：就快到這兒來了！大家 啊？已經來了！

老翁 （把壺擱在爐灶上）說話就來了，老總們趕快想個辦法吧！（匆匆跑過套間門邊，猶豫地不知該不該躲起來）真的，還是一個會說我們中國話的；可是再說得好聽一點，我也知道還是一樣的欺負我們！

鐵牛 是的，就是說得再好聽一點，我們也不能受他的騙！

排長 聽！許是來了吧？

（門外的雜踏腳步聲漸來漸近，鐵牛和兵一二各拿起他們的槍刀，都像嚴陣以待似的排列在一邊。進來的果然是一個××軍官裝束的特派員，和兩個高麗兵。老翁聽見這局勢非常嚴重，便偷偷進了套間）

特派員 （假作鎮靜）不要這個樣子，大家都放下來；王××是我的好朋友，特意請我來給大家幫幫忙。

（兵一二下意識地把槍放下）我們現在是「蒙古軍」，把綏遠滅了以後，就成立一個「蒙古帝國」。牠和「滿洲國」一樣，都跟我們大××國是很好的朋友。

鐵牛 （突然冷笑）哈哈哈哈哈！特派員 你笑什麼？

鐵牛 我笑我白天見了鬼！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愛中國；綏遠是中國的地方，我們要保護綏遠！

排長兵一二 是的，我們要愛中國，要保護綏遠！

特派員 （假裝不懂，問高麗兵）他們說什麼？

高麗兵一二 （不知如何是好）……鐵牛 （上前一步）告訴你：我們不作漢奸，我們不投降！誰要再說那樣鬼話，管教他瞧瞧我這刀從白的變成紅的！

特派員 （畏縮地躲在一邊，支使高麗兵）我不喜歡聽這個東西說話。去，教他離開這裏，待一會把話講完了，槍斃了他給大家看看！

鐵牛 哈哈哈哈哈！

高麗兵一 噲，朋友！你就外邊去一



下吧。

特派員 混蛋！滿洲國，蒙古國的人才能叫「朋友」，你怎麼把一個中國的壞東西，也叫「朋友」呢！

高麗兵一 （惡恨恨瞪了特派員一眼）……

高麗兵二 （機警地到李鐵牛身邊，暗裏指指他手中的刀，指指縮在角落裏的特派員，又指指外面。）表示可以藏到外面用刀去殺死敵人！

鐵牛 （明白了高麗兵二的意思，點頭）哈哈哈哈哈。

高麗兵二 （裝腔作勢）出去吧，你敢不聽從特派員的命令麼！

（高麗兵閃開道路，李鐵牛向特派員釋笑了一聲，然後走出去）

特派員 （像真正得了勝利似的，走過到排長和兵一二這邊來）你們要好好聽聽你們最好的朋友大××國的指示；我們先打下了綏遠，再慢慢把中國滅了，那時候我再去給天皇報告一下，管保你兩位（指兵一二）就會坐官——做一個縣長！

（轉向排長）你死，唔，你現在已經是個排長了，那麼將來……一定得

做個大大的官——做省長！那時候你們都到大××國去遊歷，我們就都是老朋友！——我們在一塊喫飯，一塊看戲；你就住在我家裏邊，……（忽然想起似的）喂，正好……（更靠近他們一點，輕聲）

我正好還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大聲）我們大家就都是親戚了！嘻嘻嘻嘻！（輕鬆地踱了幾步）想一想，這麼大的好處，還不趕緊去把中國滅了麼！

排長兵一二 （只拿憤怒的目光瞪着敵人，不知該如何是好）……

特派員 （感到任務完成的滿足。向高麗兵）我們再上別處看看去。記着，等一會把各處都查看完了，不要忘了槍斃那個壞東西！

高麗兵一二 是，官長！

（高麗兵一把門推開，先讓特派員出去；然後又同高麗兵二返回到對排長跟前，像是要說什麼。突然，門外發生了一聲巨響，大家才木鷄似的呆住）

特派員 （在門外）哎呀！哎呀！……

鐵牛 （在門外）哈哈哈哈哈！排長 啊！怎麼回事？

（大家正要跑出門外去看時，李鐵牛已經當門而立，手中提了一柄血淋淋的大刀，眉目間還飛濺了許多血花。老翁又偷偷從套間出來）

老翁 （看見李鐵牛的模樣）哎呀！老總，怎麼了？

鐵牛 （走進來，向大家環視一週；然後眼光落在高麗兵身上）我已經把那個說鬼話的鬼子收拾了；你們兩位既跟他是一道來，我看也是一道走了吧？

高麗兵一 不，不；我們不是來欺負中國的！我們不是××人！

高麗兵二 我們早就受着××的欺負，我們是高麗人，我們時時刻刻想着同你們聯合起來去打倒××！朋友，剛才我不是悄悄地告訴你，請你把他收拾了麼？

鐵牛 你們既知道他是你們的敵人，怎麼不早早下手呢？

高麗兵一 唉！你們不知道，我們是亡了國的人，我們的生命財產通通在敵人手裏，不論那一年也有人起

來做反抗的事情，可是平常就給人家管得嚴嚴謹謹的，總是不待翻身啊！

高麗兵二 唉，亡了國的痛苦，真不是幾句話說得完啊！剛才我看你真是一位愛國家，不怕死的好漢，才敢悄悄告訴你；要是別人，我真不敢那麼着。

鐵牛 噢，你們也是受着××鬼子的欺負呀？好，牠既然是我們大家的敵人，我們自然應該連起手來去對付牠！對了，這樣說起來，我們應該「朋友」了！

高麗兵一二 是的，朋友！

鐵牛（拍着高麗兵的肩）可是，我們得一同去打敵人，可不能叫「朋友」就完事啊！

高麗兵二 是的，誰要對不起朋友，用你的刀同他講理去！

鐵牛（轉身望着靜立在一旁的劉排長）劉排長，對不住；我把你老的親戚給得罪了！

排長 別說笑話，我有好幾次就想動手，可是究竟沒有奉到上邊的命令，所以只在心裏沒有發出來。

鐵牛 別人我不管，我知道團長一定會說我對的！

老翁 老總，做的對！做的對！那樣討厭的東西，早就該殺絕了！

鐵牛 噢，老鄉！我想起一件事來了，那個：那個：你那個……

老翁 老總！要什麼？

鐵牛（找到匣上，拿起那塊被單）就是這個，我有點用處。（往外走）

排長 你：你去做什麼？

鐵牛 劉排長！我要把舅子的狗頭包起來，送給他的好朋友軍長看看！

喂，你不來瞧瞧麼？就在院裏牆根底下哩。

（李鐵牛到院裏去，劉排長隨在後邊；當後者剛走近門時，外邊就傳來一陣清亮的報告聲）

傳令兵的聲音 報告排長：團長命令，要我們立刻掉轉槍口，向東開拔

前進，去打我們的敵人！完結。

排長（急忙轉身進來）弟兄們，趕快預備起來。團長有命令向東開拔前進，去打我們的敵人！

（兵一二將背掛的東西剛背帶停當

，外邊已吹起緊急的集合號聲。李鐵牛又匆匆跑進來，那顆用被單包裹的人頭掖在腰間，外面尚有殷殷的血跡）

鐵牛（隨着激昂的號聲，揚起了塗滿血污的大刀）弟兄們，走啊！到東面去抵抗我們的敵人啊！

（劉排長領着兵一二跑下，高麗兵一二也緊跟着下去）

老翁 老總，你們：你們要怎麼走？

鐵牛 是的，我們要和敵人拚命去！你也趕快把村子裏的人叫回來，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家鄉，我們不能逃

開，不能貪生怕死，不能做亡國奴！我們中國人要結成一條心！

老翁 是，是，老總；我們一定這樣做！

（李鐵牛轉身出去，房子裏只剩下老翁一個人）

（悲壯的出發號聲和弟兄們的步伐聲，狂濤般地震撼了塞外的原野，隱約地還似乎夾雜着李鐵牛在唱他的軍歌）

幕下

x x x x

註一：長城關隘，多以口爲名；如「古北口」「張家口」等。所以俗呼長城以外爲「口外」；長城以內爲「口內」。

註二：詳註一。

註三：洪洞縣屬山西河東道，城北有古大槐樹。按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間，屢徙山西民於濬和、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成祖永樂年，徙山西民萬戶實北平，復毅太原、平陽、潞、丁多田少，分丁口以實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於保安州。相傳凡遷徙者須背萃大槐樹下，由官府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始行赴所徙之地。故今日燕趙魯豫秦隴等地人民，多以「洪洞大槐樹底」爲祖籍，及辛亥光復，三鎮兵入晉省，猛將悍卒大都北方健兒，所過河東諸縣多有搶掠，獨於洪洞秋宅無犯，蓋亦念此地爲祖宗鄉里，而有不忍之心也。（摘抄「山西洪洞大古槐樹志」）

## 外國資本操持中國電影

### 柯達和矮克發的爭奪戰

我國唯一的歷史悠久規模宏大的某影片公司，因經濟短絀，大有「窮途」之勢。素來供給該公司的軟片的柯達公司，大爲着急，因爲以前除給該公司的許多膠片，頗有倒賬的危險。於是妙想天開，由某華人買辦與該公司相約；前債皆作資本，再投資若干共八萬元與該公司維持現狀，而取得該公司的管理權。但是區區的八萬元何濟於事？又一方面矮格發軟片公司，亦願投資數萬元，自然，大批膠片也有了買主，有如以華安公司的名義踏入聯華一樣。這樣，兩方面都想獨攬該公司，而同樣不願投大量的資本。那末該公司真左右爲難了，要想在兩方面都得者資本的接濟，乃是不可能的專，結果。該影片公司兩方都落了空。

據熟悉內容者稱：該公司總難免有……。即能獲得兩方面的資本的接濟，而外國資本竟打入中國的電影界，更是危險之事，電影界中人頗重視之云。

### 兩公司互調演員

#### 周璇和白楊互換借用

據可靠消息：明星公司拍一新片，尚接聯華公司，借該公司的女演員周璇擔任一角。聯華當然有交換條件，須要明星也派一女演員給他。明星允諾除周璇以外，任取一人。可是明星的演員大都去。消息靈通方面稱：該公司擬派白楊去，完成他們的交換條件。

# 從冬到春的戲劇

韋春畝

讓庫里琴講話吧。

在以前，我們曾經隨便地寫過一些戲劇和電影的批評，但是到現在，我簡直不能想像，「隨便」地寫批評是如何危險的事了。講好話是幫口的捧場，講壞話是幫口的攻擊，不好不壞，毀譽交加，那便是有意騎牆，「調和主義」；在中國，幹戲劇還是一件業餘的「義舉」，那麼對於這種雅事妄試批評，本來也就是大煞風景的事了。我們知道，戲劇藝術家對於藝術各有互不相同的偏愛，但是一方面對於他們本身的成就，却有普遍一致的矜持，所以寫戲劇批評者的筆尖要在這林立着的偏愛和矜持中間游泳而絕不傷害和摩損這兩者的尊嚴，實在是一件「如履薄冰」般的危險事了。

不過，我以為造成這危險的還是一般人對於批評所具有的一種既成的觀念。批評，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被規定為「作品以上」的存在，批評家，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被規定為藝術家們的「指導者」了！批評高於作品，批評家自然非有指導作家的才能不可，可是，在中國，在現在，這是如何一件難能的奢望啊！

在以前，我們曾經隨便地寫過一些批評，但是，並不矯情地說，看了戲劇電影而寫批評，也正像作家看了現象而寫作品一樣地祇是一種不能抑制的衝動，沒有指導的野心，更沒有強求的力量，看了舞台上的現象而在文字上宣洩一些意見，這該是文人自由的事吧，可是，這自由宣洩的機會和作用終於被這種過高的規定所束縛，所去勢，結果是更進一步，批評變成了阻礙作家的枷鎖，而批評家變成了被作家敬遠的小姑和婆婆一般的存在了。這是可悲的現象！我們需要自由，需要更隨便地講話的機會，那麼斯掉被人們強安上的那頂可怕的紙冠，而以一種極平凡的身分來宣洩意見，也許是更有效果的事了。高爾斯華綏在一篇論文裏說：「我沒有批評家所該有的那種堅定的心意。正確地知道，而將這正確性告訴他人，這不是我的職分。但是，我常常要干犯過失，而遂行一種任何批評家所不能有的奢侈。我優越着別人的職分，而隨便地走筆，所以誰也沒有必要來期待我所講的全屬正當。」（關於藝術的漠然的考察）不必期待我所講的全屬正當，而一任我們有一個隨便走筆的機會，寫批評的不想做大雷雨裏面的加伐諾娃，他們和戲劇藝術家之間也並不存在着加伐諾娃和加德里娜一般的關係，他們所希望和能夠做到的，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夢想着永遠運動的庫里琴一般的地位吧！讓沒氣力的庫里琴講話吧！講不出「指導理論」，但是對加德里娜却決不吝嗇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同情。「信不信由你」，話還是讓他講吧。

關於改作——慾魔，醉生夢死

跟在娜拉和欽差大臣之後，業餘劇人協會上演了托爾斯泰的黑暗的勢力（慾魔），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奧  
凱西的六月與孔雀（醉生夢死）。第一和第三，經過了改作，而第二則保存了原作的形象，但是看了上演之後，却使我  
們覺得，最少在這次公演改作這一工作，實在是勞力多而實効少的事了。慾魔和醉生夢死，在卡爾登的舞台上，因為演  
出者、演員、和一切工作者的努力，都有了相當的成功，但是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說，這早已不是托爾斯泰和奧凱西  
戲了。講改作，當然不必事事依照原作，但是我們以為改作之後的作品，應該是一個經過消化而在生產出來的渾然的藝  
術，而不該是中西混合和半生不熟的東西。黑暗的勢力，和他題名所表示一樣，是一個以純粹無智的農民生活為背景，  
而描寫了神與魔，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之鬥爭的作品，在托爾斯泰，分明地以為在這一切醜惡，淫賤惡辣的「黑暗的勢  
力」的深淵，也有一種代表神的「光明的勢力」在那兒鬥爭和作用，所以尼基塔聽了上帝的宣託和受了「神的使徒」的  
他的父親的勸告，而終於良心復活，而使黑暗屈服於光明，那麼很明白，這戲劇裏面兩個對峙著的勢力最少應該有「互  
角」的力量，不強調光明，就無從表示其黑暗，不使這光明的勢力有現實的根源，必然的會使這黑暗的消滅變成空虛的  
幻想。在改作，代表托爾斯泰之光明的「宗教」被刪掉了，於是在黑暗的勢力前面，代表光明的祇剩下不可捉摸地微弱的  
的「人性」和良心！（尤其，這人性和良心的閃爍我們祇能期待於進步的智識份子，而很難期待於落後的農民的！）兩  
個力量不能角逐，不能衝擊，就發不出戲劇的火花，瞧！主人公傑梅的那一場戲，是如何不近情理和意外的事啊！至於  
用「諸葛亮遇着了劉阿斗」這不相稱的打渾的譬喻來結束這應該莊重的悲劇，那更是問題以外的事了。

假使說，慾魔的失策是在改作的過分勇敢，那麼也許也可以說，醉生夢死的失策是在改作的過分的雷法，在處理這  
悲喜劇的時候，我們的改作者甚至於不敢拿掉那些和我們中國社會風習所不能容許的事情。「中國化」了的Bob。先  
生可以眼親親地望著年青的漢子跪在他女兒面前求婚，在這被改成了在「古城」北平的家庭裏面居然可以在父母和隣居  
的環境之下，一任自己的女兒被擁在另一年青人的胸口，這些在原作上很現實的事象原封不動的搬進了中國的家庭便變  
成了不近情理的誇張，這未經改作的「誇張」也就可以諸畫化這個家庭，而損害社會悲喜劇所應該有的真實！奧凱西的  
特長，和許多介紹者所說一樣的是在藝術地溶和了愛爾蘭人的諸謠和戰亂革命時代的愛爾蘭人的諸謠和戰亂革命時代的  
愛爾蘭人的深刻的混亂和悲哀，可是我們的改作和演出者用力於諸謠者太多，致力於悲痛者太少！用力於主人公性格的  
太多，而相反地致力於造成這種性格的時代和環境的又太少了！「孔雀」時代的多爾蘭和我們現在所處的中國真有許多  
共通的地方，所以我們以為假使現實主義的地將這劇本改作過來，一定可以從「六月」「孔雀」和那可憐而又可惡的  
Polina的身世裏面引出真實的同情。在卡爾登，因為演員們的努力，使觀衆哄笑的效果是達到了，可是，在這哄笑以後的  
哀感，不自禁地為這時代的人們流的眼淚，却完全地割削掉了。在原作，Bob對革命和反革命勢力的「後景」描寫得

相當地清楚，在改作，就受客觀的限制而變為不可捉摸的模糊，這客觀的限制，更進一步的削弱了改作本的對社會的關聯；而使曼麗的覺悟變成了沒有來由的突變。看了這兩齣戲之後，使我深深地覺得，改作一定得改得完整，使它成爲內容與形式渾然一致的東西，半生的食物比全生的更加不合口味，更加不易消化，這該不是我個人偏激之見吧。

### 關於技術——大雷雨

和上面這兩個未完成的傑作比較起來，以原作的姿態而上演的大雷雨的成功更顯著了。大雷雨這樣一個並不一定適宜於大劇場公演的劇本居然能夠獲得了這樣的成功，我認爲這是「話劇」技術（包括演出、演技、佈景、燈光、效果……）在上海市民大眾前面奠定了基礎的一樁事件（event），「話劇」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或者發軔地開展或者卑俗地墮落的交叉，在這重要的轉換時期，對於技術的觀念，我以爲有深切地反省過去錯誤的必要。從來中國戲劇人有一個極奇妙的偏見，那就是過分地輕視舞台技術，而過分地重視劇本，他們好像忘記了戲劇藝術一定要有導演、演員、……等等的創造。和原作劇本綜合起來，方才能夠成爲完整的藝術這一個事實。「這劇本太冷」，「劇本沒有刺激」，這已經是一般的口頭語了，可是，「冷」的「沒有刺激」的劇本就不能因爲演出者和演技的創造，加產（product）而使它成爲「熱」的和「有刺激」的戲嗎？中國戲劇成功的人將百分之八十乃至九十的希望寄託在劇本身上，而將自己創造的領域縮小到十分之一二，這不正是過於「妄自菲薄」的事嗎？

這種過分的「菲薄」有兩重危險的前途，第一，在演出者和演員，保持乃至潛藏這種觀念的時候可以就他「藝術家」的地位降低到一個機械式的「工匠」，第二，在劇作家被這種觀念所反映的現實所要求的時候，可以逼他向專門製作「鬧劇」的歧路。導演和演員拋棄自己的創造而一味的追隨和依賴劇本是退嬰，是怯懦，劇作者性急於現實舞台上的「便利」和舞台下的喝采而拚命地制作不合理的鬧劇是藝術上的絕路。在中國，我敢說，需要有良好的演出家也許比需有好的劇作家還要急迫，有好的演出家纔能擴大劇作者寫作的範圍，纔能緩和所謂「劇本荒」的實狀。大雷雨的成功是演出和演技者的光榮，這光榮將在漸展中的中國話劇運動寄與很大的用。六七年前中國話劇運動的拓荒者朱穰丞先生們曾唱導過一次「雜劇運動」，在今年，和大劇場的活動並行，我以爲從事話劇運動的倘有試驗的地再舉行一次「雜劇運動」的必要了。

以下：創作方法——

對於批評  
結論。

（未完）

# 日出公演觀感記

陳毅

劇作：曹禹

導演：歐陽予倩

演出：戲劇工作社

由於雷雨的演出，使我們認識了不可多得的劇作者曹禹。現在他繼雷雨而作的日出又由戲劇工作社演出了。

日出是以暴露上海金融資本家的荒淫與投機榨取為題材，而由一個「並非不知道這社會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女子陳白露身上來把故事開展。原作本是四幕，現由演出者刪去第三幕，據說這是劇作者同意的。

以前，以暴露上海金融資本家的荒淫與投機榨取為題材的有過茅盾的小說子夜，而戲劇好像是從日出才開始的。（還有凌鶴的高貴的人們也似乎在這方面取材。）

中國四萬萬的人，中間只有少部份是過着驕奢淫佚的生活，而大部份却是買盡氣力不得一飽，這是為什麼呢，日出裏邊答覆了，是金八爺們那些斃命手所造成的。

專有自己成天荒淫與無恥，把錢成千成萬的亂花，而對於一個一天寫到曉只得十三元報學的書記却把他裁掉不可，逼得他殺孩子，自殺。這是為什麼呢？日出裏邊也答覆了，是金八爺，潘四爺他們那些斃命手造成的。

為什麼一些資本家今天還是號稱多少多少萬，而明天便被產，自殺呢？日出裏邊也答覆了，是金融資本家內在的矛盾。

一個茶房有幾付面孔，對那些吸血鬼恭之敬之惟恐得罪；對於那些被吸血的人却給吸血鬼幫兇，這在日出中也是附帶的暴露。

一個人在經了這些糜爛生活之後而不謀自拔，甚至最終仍是不死，這是劇中女主人公的沒落。

日出能夠抓着這些個問題，無疑的。他是現實主義的作品。

從日出裏看見作者曹禹是更加接近現實，更加對於那些糜爛生活中的一羣的諷刺與厭棄，最後還假方達生之口中說出要與金八爺那些魔鬼一拚。顯然的日出不光只是在暴露，而且進一步要人們去認識這不合理，更進一步去為那給送死的書記們作一番事業。

的確。在暴露上却給了我們很多的滿意。顧八奶奶那樣的人物憑着丈夫死的留下一筆剝削來的血汗錢亂花亂賭，接交戲子，只要稍稍留心每天的報紙，誰敢說沒有這些事，一場牌，一套西裝，就不知是好多人血汗堆成。在這裏，作者曹禹把上層社會的醜惡給了我們一個很滿意的暴露。

但是劇中還不免有概念化的地方。如方達生就是作者不熟悉的，概念的，也是不健全的人物。同時作者也並不明瞭在帝國主義在中國金融資本中差不多是佔着決定的作用的。這一點不幸被疏忽了，因為這一疏忽使我們看不出中國的金融資本家們為什麼只買公債。只做投機生意。

演出，我覺得最使人感到不滿的，就是動作太少，差不多都要憑每個演員的口中的對白，才能夠使觀衆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這也許是由於原作的限制。把一件非常複雜的事，只在一間旅館裏經過每個人的口說出，本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他方面又因爲演員們對於劇中各個角色的個性的認識，也許到不如說是對這種上層社會生活的理解不充分，因此我們總嫌不夠。

比方像那個博士張喬治，他的演出就是有些令人感到真是在做戲，特別是顧八奶奶的那種步伐，是不是富嬌一定得那樣走？這種走法是不是使人覺得是舊戲中走的台步？此外，胡四的好些動作，我們都覺得有點文弱戲的味道。

但也不能否認金八爺的手下來搜小東西的那一場面的好處，這裏讓我們看了上海的某種勢力中間的每一個人是怎樣的在那裏欺善怕惡阿諛逢迎。這些，在暴露上都演得成功的，這一場面裏空氣非常緊。

飾陳白露的鳳子的玩弄人，到作得很壞，但總嫌缺少感情。

## 明星公司的

# 今年新片的計劃

據說明星公司今年計劃出十八部新片，這是很好的現象。可是該公司因經費不寬裕，操襟見肘，乃是無可諱飾

比較成功的還是高步霄的茶房，雖然在輕浮與看不起客人的地方，似乎過分了點。

最使人覺得感動的還是寧願自己的孩子病着寧願一家的生活過不好，也把老婆拖起來勉強應酬人說是往上爬的李石清，在和他老婆對話的場面，演得雖並不好却是動人的。

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老婆被丈夫帶到大世面的場合裏來，却不知究竟是爲什麼？但我們這社會却有好多就是爲了這個來往上爬的。這些，只要有稍稍留意，也是太多了，而一般道學先生們偏偏要說這是女人們的不當；日出給糾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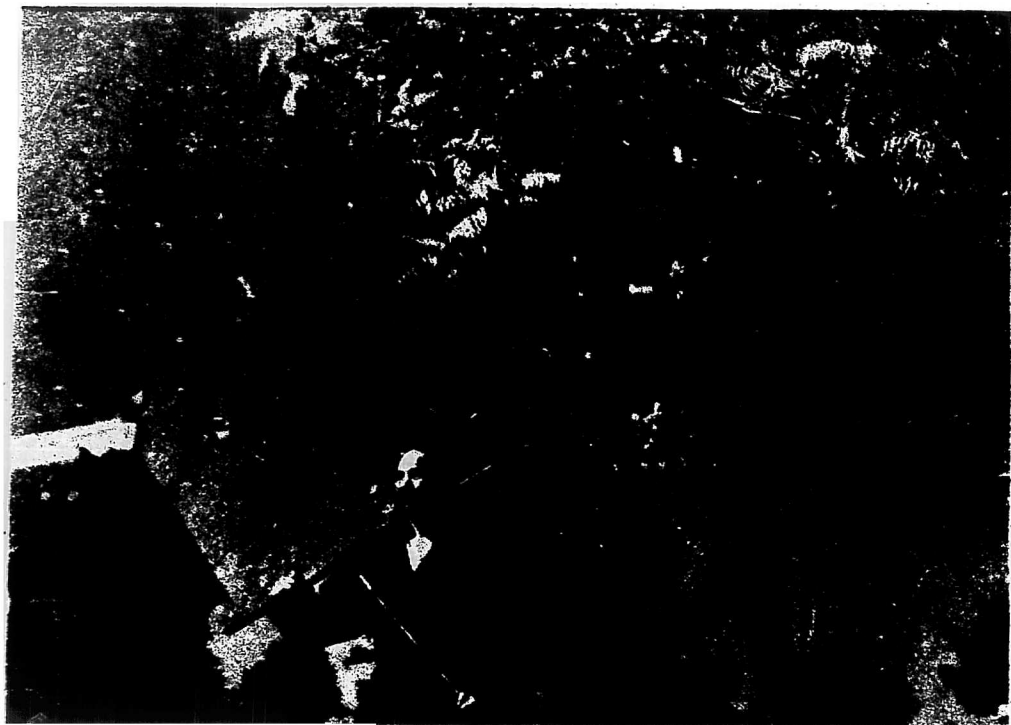
日出劇本是可愛的曹禹先生把這個被稱爲社會動脈的金融資本家們的內在生活上搬上舞台，是非常值得慶幸的。但演出似乎沒有得到很大的成就。

也許是剛看了業餘的大雷雨把藝術的水準提高了，使我們急迫的要求着每一次演出藝術上的價值。

但我們仍是以十二分的熱忱來歡迎日出的演出，爲的是日出這劇本是一個好的劇本，而戲劇工作社的同人也是一批非常忠實而努力戲劇於運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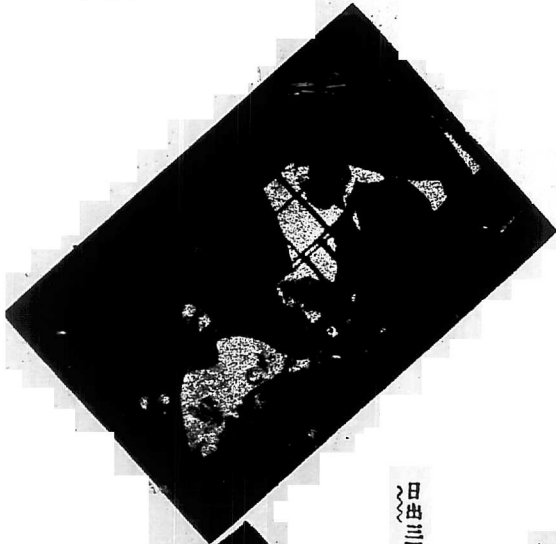
的。裁員欠薪，二廠合併一廠，於是導演中李準與吳村因作品不賣錢，已被裁去，而應雲衛想組織職業話劇團，沈西苓將回到廣西教書，都要脫離該公司，歐陽予倩進聯華已成事實。仍舊工作的只有張石川、程步高、袁牧之、徐欣之四人。那末僅僅四人要負擔十八部片子，恐怕有些挑不起吧。今後如何，尙不可知。不過人們都祝福他的計劃成功云。





民新片  
新人道





日出三圖



新華新片瀟湘夜雨



## 影評一議

宋之的

曾經聽見有很多的朋友說，影評是逐漸的衰落了。自己一向是參加着影評工作，所以對這現象，也有着很大的關心。

論者分析影評衰落的原因，以為不外下列諸點：即一：因為影評水準常常提得過高，以致遭受了企業家的妬視。二：批評家與作家間因了觀點的不同，認識的各異，以致形成了一種對立。三：批評家與批評家間的態度不統一，以致逐漸的使得觀眾和作家對於影評失掉了信仰。四：由於年來電影企業之不振，所以影評也隨着衰落了。這種種原因，都可以找到事實的根據。可以說，都有他存在的理由。

倘把影評的現勢，與前幾年的盛況比較起來，那末，這種衰落，至少在表面上，是很顯然的了。

但這裏真是由於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對立等等條件所形成的嗎？我以為倒不是的。固然，也有過一些作家，企圖保護自己作品裏的毒素，而和批評家們對立過。但這是不算不得數的，爲了對這種情形杞憂，便自慚的說出批評家應當向作家學習的話，是有許多餘的。

批評家本身的缺陷，應當由不斷的研習來補足。而對於某些批評家工作態度的輕率，卻是應當加以打擊的。這種輕率態度自然有各種各樣的，像有意爲某種影片捧場之類的，便是一例。

所以在現在，刻不容緩的事，便是應該由事實出發，從速建立批評的標尺。過去曾有人建議，影評人應自動的召集一次談話會解決這問題，可惜却並未能實行。我以為，這却是十分必要的。

關於影評，我覺得，在事實上，外國片與國片批評的標準，是應該有些不同的。因為我們的影評工作，除了普遍的建立電影理論以及領導觀眾這兩種意義以外，其最主要的一種，還在於怎樣幫助落後的國產影片，使其在社會文化工作裏，成爲更有力的一翼。

所以對於外國影片（主要是美國片），倘非是有一種毒素的傳播作用的，我以為，儘可以不必過份的強調政治意義。同時，對於過去那每片皆評的方法，我以為也大可不必。我們應當更正影評上的公式主義，也很可以不必拘泥於以往的批評方式。最主要的，我們應當以一種學習接收受——特別是技術部門的——的方法，來從事歐美影片的批評。

自然，或者有人會非議這種方法，因爲這太趨重於專門化。一般觀眾該會沒有興趣。但無論如何，我覺得外國片批評是應該偏重於此的。把批評寫給電影從業員或對電影藝術有興味的人看，使他們能夠參考研究，這應該是一種決不可緩的工作。當然，若能在這種嘗試中，再注意一些通俗化，是會更好的了。

# 義水兵搗毀上海大戲院詳情

## 為開映阿比西尼亞抗戰鉅片 放鎗水槍影片毆傷中外三人

### 義副領事偵察佈置 商務參贊發號令

二月二十日，本埠北四川路上海大戲院為開映阿比西尼亞影片，突被義大利水兵大加搗毀，損失甚巨。現已引起嚴重的國際交涉，同時輿論亦為之吠嘩。然各報紙所載皆略而不詳，本刊以事關重大，欲明瞭真相起見，特派員從關係方面，探聽經過詳情，錄述如下：

蘇聯派員實地到阿國攝製的阿比西尼亞戰爭鉅片，經中央電檢會檢查通過，乃在本埠北四川路五二三號上海大戲院

首次開映。當日上午九時，該管區警察分署陳署長，往該院交涉，要求停止開映，理由是免發生意外事件。該戲院當局及美商亞細亞影片公司均婉言拒絕，蓋因該片已蒙檢查通過，准許開映，今未得電檢會頒布禁令，似無禁止開映之理由。陳署長不得率領而去。當日上午十時

義副領事 偕同虹口區警察署署長向亞細亞影片公司交涉，該副領事並要求將該片於上午先為試映，該公司婉委答稱，請下午三時來院觀看，至於特別為彼開映，實難辦到。義副領事乃不歡而去。當日下午三時，該副領事竟來院看戲，戲院中人見彼坐在花樓前排。晚九時，該署長手執市府公文，正式命令該院停映。當時多數觀衆已買票入場，但該院仍遵令緊關戲門，使後至觀衆不能入內。該場馬虎映畢，以後

到底禁映 雖然該院因第二天各報廣告已登出，派員向警署交涉，毫無結果；二十三日下午三時一場只好退票。二十三日中央電檢會來函令該院將影片及執照送京覆檢。影片至京後，電檢會於是更細心檢閱，將該片中凡屬露義大利之醜惡者，一概刪去，以符

敦睦邦交 之原則。剪去共七處：如義軍在阿國施放毒瓦斯，轟炸紅十字會，以及阿兵擊毀義軍飛機等，合計一百二十餘公尺，並塗亞細亞影片公司暫予開映二天。於是二月二十日該片重在上海大戲院作第二次公映。該戲院回憶數年前意水兵搶劫巴黎光陰二戲院片事，乃於機房預置障礙物，並張貼

字條在門外，上書「生命危險，禁止擅入」(西文 Entrance Strictly for Bion L'anger to Life) 字樣(圖一)，以免發生巴黎光陰二戲院同樣事件。本日公映六場(即上午十一時下午一時三時五時和九時一刻)第一場開映，義副領事又來 觀看，仍坐花樓，並向警察處詢問至機房之路徑。至下午三時，該副領事率同義國水兵及便衣義民至樓座看戲。先是開映另一短新聞片，接著開映阿比西尼亞，初尚安靜無事，迨至阿王誓師發敵之時，乃驟然變動矣。初，一法人曾親見居坐於樓梯口邊，眼下有痘痕者之一義國人，據云即該國駐華商務參贊。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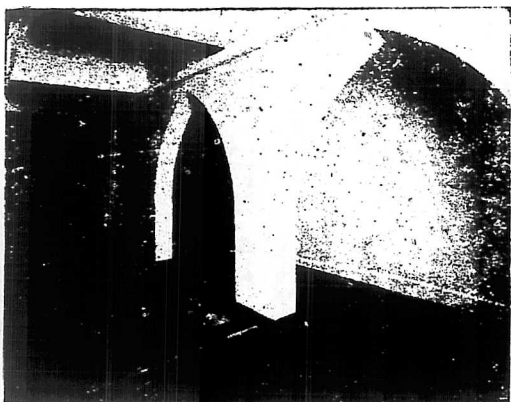
毀椅為號 大吼一聲，於是全體意兵開始動亂。一警察欲阻止之，被義兵將子擊住，竟成木偶。黑暗中，有數意兵執手槍直搗機房，因預有防閉，不得其門而入，乃從放影洞裏，亂灑鎗水，毀壞影片，同時院外預留之義兵，亦居然響應，洶湧入院，將售票處、玻璃窗、大門、廣告牌等大肆擊毀(見圖二)並將收票員俄人紀畢果用棍擊破頭部。另一批則在院內將走廊燈、玻璃等搗毀一空，並向正廳大放亞末尼亞，使一院皆

臭氣滿人 該院當局見情勢嚴重，急打電報至警察署派警鎮壓，一面將電燈及太平間開放，而如受毒氣之臭蕪蕪的觀衆始踐踏而去。同時義兵已撞倒機房大門，從扶梯而上樓房，常用手槍威嚇二樓師——一為華人馬瑞華，一為俄人阿布拉木維赤——並囑速開該房電燈，該二樓師答稱燈機在下面，不開我事，義兵乃將機師

右臂敲斷 而馬機師被損壞神經。義兵意猶未足，更擲去阿比西尼亞數卷以及鐵錘紅淚(即靜靜的頓河)與重達二片各一卷，又將放映機等毀壞(見圖四)於是目的已達，呼嘯出院，登預備汽車，大唱義國歌，揚長而去。去後十二分鐘，警察大批開來，其時北四川路虹口路江路口行人

山立，混亂異常。觀此情形，俱甚憤慨！警察見義兵已去，無從捕見。見圖五)乃見該院察看一番，將搗毀情形，登記備案；並留三警駐院，以備再有同樣事件發生。事後，上海市政府認為有損本國尊嚴，向義國駐滬領事館提出嚴重抗議。而義國駐滬領事館，亦向義國駐滬領事館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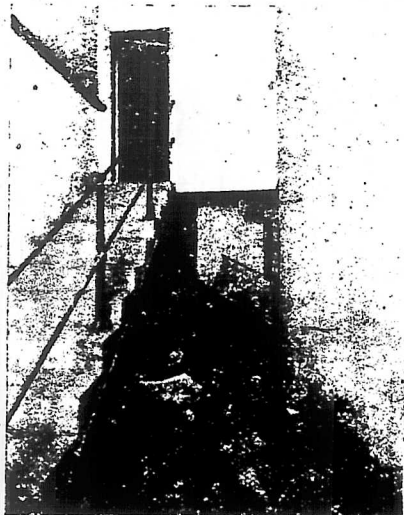
一百二十餘發表後援政府的宣言；外交部根據市政府報告，亦向義大使館抗議；同時蘇聯大使館因義兵搗毀上海大戲院暨二俄人被毆傷；美國大使館因義兵侵奪美商營業，均向我方交涉。據云義方將否認此次暴行。消息靈通方面稱：預料此案前途，將有重大發展云。



↑ 三圖



↑ 二圖



圖一 ←

義水兵搗毀  
上海大戲院



↓ 五圖



↓ 四圖

## 馬戲團是怎樣製作出來的

G. V. Aleksandrov  
春風節譯

馬戲團，這蘇聯出品的歌舞影片，曾經在中國哄動一時，確是一部極好的作品。為了讓我們瞭解它的製作過程，這一影片的導演亞力山大洛夫夫的演說，是供值得研究的。

馬戲團這部影片是我們在齊天樂之後的第一部作品。我們製作這部片子並不像齊天樂那樣。我們把在這片子裏反映重大意義作我們的任務：人種的平等和國際的同情。我們把我們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這上面，我們影片的所有繁文細節也都依照這個做標準。我們在作品中竭力幫助觀眾完全熟習這個題材。同時，據我們的意思，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畫面從頭至尾都是蘇維埃的。影片的材料是馬戲團，它的佈置與工作。一般人以為，馬戲團很易於拍成影片，因為馬戲團的表演節自是很能收成效的。

但是，這祇是膚淺的看法：任何馬戲團的節目，在實際的馬戲團中所生的印象，在銀幕上便失去其光澤了。銀幕上，演員在鐵絲上行走，觀眾是不驚奇，不注意的；馬戲團大方士的驚人節目在銀幕上會覺得不真實的。應當想法使這些鏡頭給人起真實的印象。

後來，我們下許多力量，編一隻新的歌，使這歌能給聽者記住，使觀眾能唱它。我們把齊天樂那些作者——列別傑夫、庫馬赤和杜那亦夫斯基請來。我們把關於我們的祖國，關於愛我們祖國的意思放進這歌裏面。發展國際同情這主題的同時，我們竭力在這影片裏表明和傳達我們對

於社會主義祖國的愛護，並且把這愛護去渲染觀眾……

在製作馬戲團的工作中，我們發生劇情的爭執。我們把那些或者能在舞台上能叫座而對於電影是不相當的都從劇本裏取出。這個爭執從一句原劇本中的俗語對白「你要什麼」開始。「馬戲團」將印三百五十部拷貝，將有千百萬的觀眾看它。每一句話，每一個鐘頭要傳遍全國，將影響千萬觀眾的口味，將影響羣衆，所以在影片中必須慎重與負責的選擇對白。我們與劇作者之間的裂痕愈弄愈寬，在開始製作影片之前我們分歧了很久。

因估價影片而提起的我們工作的專門化，——絕不是偶然的現象。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專門試驗過，以達到正確的專門化的工作。我們創造了製作影片的新方式。例如，我們吸引專門的人材來草擬導演的脚本。影片的字幕，我們寫有：「脚本由魯其斯京繪作。」這似乎沒有什麼意思，也沒有多少人懂得這是什麼。原來事情是這樣：在攝製之前，我們把整個的影片，每個畫面，都畫了出來。馬戲團裏面有八百個畫面，八百個鏡頭。這所有鏡頭都預計畫好了。在建築佈景之前，我們和攝影師以及演員定好程序 and 準確的任務，拿着計劃練習。我們知道那裏要拍大寫

，那裏要全景。把這些材料都貼在板上，這樣，整個的影片，從頭至尾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畫面。並且不單是可以看到圖形，並且這裏還寫着燈光，服裝，景，動作的技術等等。我們把八百個畫面都製作特別的計劃書，而這計劃書是依照各項應有的工作而擬定的。這就是專門化。這使作曲家杜那亦夫斯基的工作大見容易，因為他知道，並且看見銀幕上特有的是什麼東西；是怎樣的燈光，——柔和的還是激烈的，是愉快的，陰暗的還是太陽光的。

在馬戲團裏面，比起齊天樂來，我們是退到「鬧劇」方面去了。這幫助我們把複雜的意義更強調的表明出來。我們拍輕鬆的無中心的喜劇的格調無力容納巨大的社會內容，所以轉取「鬧劇」的形式。馬戲團不是喜劇，而是帶有喜劇場面的「鬧劇」。

馬戲團所得到的歡迎，鞏固了我們對所擇道路的信心，並動員了我們的力量。據我看，馬戲團只是第一步驟，我們所能夠，並且必須在將來做得更多些。

我們一定要把影片做得更加好些；如果有人問起我這曾經到過好萊塢的人，像馬戲團這樣的影片在好萊塢要多少時候才製作好，我當說：要六七月（普通片子平均是

三個月製成。）我們在我們的工廠裏製作馬戲團共費了九個月，這工廠裏的工作還不十分有組織，那裏的組織者是不很有經驗的，對於技術也不是很注意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下一部片子要拍得快些，非但快些，並且還更經濟些，更好些。可是我們還沒有編劇者。我們誠懇的希望能夠接到這樣一個腳本；那使導演者只有一個任務，把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精神都加在它的實現與排演上。可惜，現在是相反的：大部分的工作費在編劇上面，而把很小部分的留給排演。現在我還沒有見到可以給我做腳本的腳作家。如果我們找不到腳作家，那末我們便要自己來編了。

作紀念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的民族創作的影片，無疑將要更加好些，因為，我們的進步，便是我們的勞動組織的進步。它一定要更加好，因為它是完全建築在蘇聯材料上的。未來電影的主題與素材，——是我們的的生活，我們的青年，我們的××青年團。同時我們要工作，使所製的影片比現在我們所做的還好。

譯者：本文為瓦力山大洛夫在「報紙會館」演說的速記的節錄。

國內唯一文化報導刊物

# 藝文導報

出版了！

定價：每期二分

發行所：

上海霞路五二三號聯合出版社

全國各地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 荒漠笳聲

(獨幕悲劇)

凌鶴

某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妪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猶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石壕吏

## 人物：

老婦

年六十餘歲。在乾枯的臉上表現了她的年齡，但是她有相當健康的身體，言語動作上都顯得很結實。儘管她和一般的老婦一樣，本質上很仁愛也很慈祥，可是她不一定要經常表現出來給人家看見。她很理智，也許人世的折磨，她屢練到冷酷的程度，然而決非惡意的殘暴。情急的時候，她的動作會敏捷起來，口齒也流利。但決不是非常的人，不過是一個平凡的老婦而已。

媳婦

雖則不是漂亮的婦人，可是壯健而年輕，是一個能操勞，有出息的農婦。她很愛她懷抱中的五六個月的孩子，更愛她的一去不同的丈夫；也愛她的翁姑有如自己的父母一樣。樸實，忍耐。但忍無可忍的時候，却大而面勇敢起來。豐富的想像，善憂愁。等到受了絕大刺激的時候，總會歇斯底里似的激怒。

老翁

一個百樣的將近七十的老人。既和藹，也頑固，可是比較慈悲的老伴兒——老婦，却又常顯出他的平和了。多年的閱歷，使他相信天命不可違，然而他到底認清了誰是他最大的敵人了。

軍官

三十來歲粗魯的人。既然他是昧良心的走狗，什麼昧良心的事他都可以幹得出來。有的時候也許突然良心發現，但是自私自利的打算一番，還不能使自己超脫出來。無自信，無決心，因循苟且，無惡不作，對於他自己的主人，總算很盡職了。

兵士

時間：一九三六年冬天某日的深夜到黎明。

地址：內蒙某地的蒙古包內。

佈景：一個蒙古包的剖面。在這布製的包的左右及上方，可見一勾新月掛在天邊。厚的雪積在無限的沙漠上。在深夜中，到處全是月色反射在白雪上的幽光，只有這蒙古包中一爐午糞火射出微弱的紅光。後面正中有一扇單開的木門，也是這蒙古包唯一的門。包的內面有炕，一頭連着灶，炕上鋪着氈和被褥之類，還有掛着的鍋和衣服。

幕開時，唯聞遠處的雞鳴犬吠，以及發怨的胡笳聲。老翁在靜靜的膝坐爐邊抽着旱烟。媳婦抱着睡了的搖晃着自己的身體，她聽到那淒楚的胡笳聲，手觸着孩子的破衣裳，不由的感傷的唱着歌：（附歌譜）



「東北風，陣陣寒，孩子凍得真可憐。爸爸當兵賺大錢，買來紫布做衣裳。」

「一天哪，又一天，還不回來同過年，人說當兵好做官，可是夫妻不團圓！」

「炮火轟，刺刀尖，幫忙鬼子搶地盤。倘若有了長和短，誰抱孩子伴娘眠？」

「思想起，好心酸，朝朝暮暮眼淚穿。上有老來下有小，活佛保佑你平安！」

（歌聲完畢之後，老翁重重的嘆氣。媳婦抱小孩放到被窩裏面去了。胡爺聲也慢慢的停止了。）

媳婦 婆婆怎麼還不回來呢？

老翁 那有這末快？還要東邊屯子裏借高粱，路上雪那末厚，又是晚上

，兩三里地的路也有得走的。媳婦 你該自己去的，雪路上又滑又暗，她……

老翁 我又沒有叫她去，她愛逞強，一定要自己去，可怨不了我。

媳婦 已經半夜了，怎麼還不回來呢？要是套了「勤勒車」去就好啦。

老翁 有「勤勒車」？唉！現在不比從前啦！

媳婦 ……

老翁 若是這孩子的爸爸不給派去當兵，那末這些地方，就不用我們老頭兒跑腿啦。

媳婦 （在收拾東西）哎！……

老翁 我活了這末大的年紀，真不懂這是什麼鬼世界！當兵罷，也得要人家甘心情願，可是德王却不講理，硬拉了去。他奶奶的，不去也得去，真是他媽的鬼世界！

媳婦 可是去了那末些時候也該有一個信來呀。

老翁 誰知道？（指推算）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快

過年啦，足足的七個月，不見寄一個大錢回來，連字也不寫一個。

媳婦 聽說百靈廟那兒，比咱們這兒還要冷得利害，爸爸，你知道可是真的？

老翁 誰知道？我還是七八年前到過那兒朝活佛，記得並不比這兒更冷，可是現在世界變啦，天道也變啦，什麼事都沒有準兒。可是打仗得在雪地跑，不比咱們還可以坐在炕上歇息歇息，當然夠他受苦的啦。

媳婦 不是說百靈廟也是咱們中國的地方麼？幹嗎中國人要打中國人呢？

老翁 誰知道？世界變得不成樣子啦，我是什麼也看不懂。從前咱們大家都只知道放羊，種地，雖說一生一世過窮日子，到也沒有什麼危險，可是如今不同啦，要你當兵打仗，無原無故的要你去殺人，送死，只有天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媳婦 蒙古首的大塔聽人說，是意本人要德王帶兵去打，這話可是真的？

老翁 誰又說得明白？既是大家都是這麼說，總不會錯到那兒去。

媳婦 你下午擠回來的羊奶呢？放在

那兒啦？

老翁 不在門旁邊那兒麼，你這時候兒要牠幹嗎？

媳婦 一會兒媽媽回來，也許餓了，我現在燒起來，回頭給她喝了煖煖肚皮。

老翁 肚子餓了，喝點羊奶有什麼用？我想她會在桂妮子家裏吃飽了東西來的。

媳婦 對了，姑爺那裏也不見有信回來，不然，他和娃子的爸爸在一道，一定會提到他的。

老翁 可不是。  
(外面有許多狗吠聲，很難很響。)

老翁 怎麼一會事？你聽，狗吠得這末利害。

媳婦 這有什麼奇怪？晚上常常是這樣的。也許是媽媽回來了。

老翁 不，她來了，那一家的狗不認得她。一定有什麼生疎的人進了村子，許又是鬍子來了。

媳婦 不會的，鬍子還跑來幹嗎？我們這兒還有什麼可搶的。  
(狗吠聲，嘈雜粗野的叫門聲，遠遠的可聽見「開門！爲什麼不開門？」)

老翁 你聽，這不是鬍子麼？

媳婦 我去看看。(即欲出門。)

老翁 別去，你娘兒們跑去幹嗎？媳婦 怕什麼？我又不走近去，遠遠的看看。

老翁 (她已出門，來不及攔阻她。)

(老翁迷惘的關上門。一會兒見小孩給驚醒了在哭，急去拍他睡。)

老翁 哦！別哭，媽媽打強盜去了，一會兒就來的。……乖乖的睡呀，鬍子別抱我孩子去呀，我的孩子睡得挺好的啦！……別哭啊，奶奶一會兒就帶東西來給孩子吃啦。……

(孩子慢慢的又睡了。他立起來，狠狠的嘆了一口氣，咬牙切齒的說：)

老翁 兵！匪！好能，看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有急速的敲門聲。)

老翁 誰？(驚惶的。)

老翁 (聲)是我，快開門。

老翁 (他聽出是老婦的聲音，立刻笑着開門。)哦，老太婆，是你回來啦，今晚可凍死你啦，(開門)靜靜點，別吵醒了我們的小孩。(老婦軟弱無力的走進來，老翁關了門，見老婦憤怒和悲哀浮在臉上。她緩慢的放下一袋高粱，又取下了頭巾，老翁接着。)

老翁 快坐下來歇歇罷，可累死啦！……高粱借着了。

(老婦不答話，眼淚直往下流，突然用力的抱住老翁。)

老翁 你怎麼啦！啊？……你說話呀，怎麼啦？

老翁 我們的兒子……

老翁 他怎麼啦？

老翁 他……

老翁 你說呀！他怎麼？

老翁 他死啦！嗚嗚……

老翁 啊？給打死啦！誰說的？

老翁 女婿寫了信回來。

老翁 (他鬆了老婦的擁抱，用拳頭拭去眼淚。)死了！啊！死了！我們就祇有這一個兒子！我們的兒子呀！我們的兒子呀！(他瘋狂了似的倒在地

下痛哭。)

老婦 (她也極傷心的痛哭。一會兒她去安慰老翁。) 別哭罷，人已經死了哭也沒有用。你看，我不告訴他的老婆知道呢？她一定會受不了的。

(老翁不說話，只點頭。)

老婦 她上那兒去了？

(又是犬吠聲。)

老翁 她去看看是不是鬍子來了。

老婦 鬍子？又是鬍子來了？

老翁 誰知道，外面狗吠得很利害。

媳婦 (由遠而近的喊叫着) 開門！開門！快開門！

(重重的打門。老婦拭乾眼淚開門。)

媳婦 (急闖進來) 快逃，爸爸快逃！

老婦 幹什麼？

媳婦 又是捉人的兵來了。

(老翁急起)

老翁 又來啦！又來啦！捉了我的兒子去送死還不夠，又來捉我去啦！

老婦 快躲起來罷！

老翁 我不逃，我要和他們拚命！

老婦 這算什麼呢？你能拚得過他們嗎？快躲起來。

媳婦 對了，爸爸，還是快逃罷，王家的老爹也捉了去，就要到我們這兒來了。

(嘈雜的狗吠)

老翁 不，我不逃，我怕什麼？

老婦 走哇，喚什麼呢？一會兒就要來了。(推他出門去，老翁掙扎媳婦也幫着推。老翁出了門，又對媳婦說：) 你也去。

媳婦 我去幹嗎他們又不捉女人？

老婦 去，他們這些狗見了年輕的女人就不會放過的。

媳婦 那末你呢？

(又是狗吠)

老婦 我這個老太婆怕什麼？

媳婦 還有孩子。

老婦 你不用管，有我在這兒。(媳婦出去。)

你扶住爸爸走得遠一點。(停了一

些時候，望着她們走了，急返身門

上。觀察可見他和她先後往左面

黑暗中走去。狗吠聲和嘈雜的人聲

愈近，她忙亂得手足無所措。)

軍官 (聲) 你們上那兒去，我到這兒來看看。觀察見他從右角上立刻

給屋子擋住，只聞聲音。)

開門。裏面有人嗎？

(老婦以身體抵住門。)

軍官 (聲) 開門，(碰碰碰。)

快開門！再不開我踢破門的哪。

(老婦不知要怎樣才好，立刻將孩子緊緊的抱在懷裏)

軍官 (聲) 還不開麼？摸你老子！

(踢開門進來) 幹嗎不開門？(掏

出手槍對住她。)

老婦 啊！(大聲驚喊。)

軍官 你們家藏着土匪嗎？

老婦 沒有，沒有，老爺！你是幹什麼來的？

軍官 沒有土匪幹嗎不敢開門，怕我會吃了你。

老婦 半夜三更……

軍官 放你媽的屁！半夜三更怎麼樣？會搶了你的東西？混蛋！(把手槍放起來。)

老婦 (她驚極，幾乎忘記了恐怖。)

軍官 你到底是什麼來的？

軍官 什麼？大爺沒有公事還會跑到

軍官 好，公事辦完了，自然得走。

(走近她。)可是你這末年輕輕的就得守寡，不是太可憐了嗎？轉過年了就是春天……

(媳婦大驚，老婦駭極。)

媳婦 什麼？我做寡婦？……我的丈夫……誰說的？

軍官 不是你的婆婆親口告訴我的麼？

媳婦 (向老婦)啊！

老婦 沒有的事！……

媳婦 (奔向老婦)啊！有信來啦？他給打死啦？

老婦 (立起流淚。)不過……(抱住她。媳婦大哭。)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的。……姑爺有信來是這末說，不過……

媳婦 哎呀……天哪！

軍官 人已經死了，哭又有什麼用呢？還是自己好好兒過活要緊。

媳婦 (瘋狂了似的。)不，他不會死的，我相信他不會的，我要他回來，我要他回來呀……

軍官 死了就死了，有什麼不會死的呢？在戰場上打死一個人，那簡直

太平常啦。

媳婦 真是這樣麼？不，我不相信，你在騙我，你懂得什麼？無論怎麼說，他怎麼能夠丟下我一個人死去呢？

軍官 你瘋了！

媳婦 我瘋了？笑話！你才瘋了！你才瘋了！

老婦 喂，你怎麼的啦？快別多說話，你休憩一會兒罷。(扶着她躺下。)

媳婦 哦，天哪，丟下我一個人怎麼過活呀？天哪！

老婦 (極力抑止自己的悲哀，同時安慰着媳婦。)哦！別哭了罷！……我……我……(自己亦不免慟哭起來。)

媳婦 哦，天哪！老的老來小的小的，……往後的日子……怎麼得了哇？天哪！……

老婦 噢哦！兒呀……你死得好苦呀！……兒呀！你本來是不願去打仗的，可是現在……

軍官 喂，怎麼啦？我是聽你們哭來的麼？哭得人家心裏怪難受的。(

打呵欠)

媳婦 你不愛聽出去得了，誰也沒有請你上我們家裏來。

軍官 喂，說話客氣點，你知道我這兒來爲的是……

媳婦 什麼客氣不客氣？人家死了丈夫哭也不准哭麼？你家裏總也有姊妹妹妹，總也有父母妻子的，假使你家裏有誰給無原無故的打死了，你也不准他們哭一聲麼？不管你怎麼黑良心，這一點兒道理該懂得呀！

軍官 什麼？你敢罵我！(想過去打她，可給老婦攔住了。)

老婦 對不起，大爺！

軍官 好好，我不跟你女人計較，你去哭你的，可是不管怎麼哭，你家總得有一個男人跟我走。

媳婦 我當家的已經給你們帶去打死

了，你還要誰呢？

老婦 我早跟你說過，老伴兒出門做生意去了，還有什麼男人能夠去呢？

軍官 誰去也一樣，公事公辦，……媳婦 好，我跟你去。

老婦 你去？

媳婦 是的，我去，我去把他從戰場上找回來，我不相信他真的死了。

老婦 你又發瘋了啦！

軍官 (向媳婦) 你真的去？很好，跟我走。(不懷好意的笑。)

老婦 這不能夠。(向軍官) 大爺，請別聽她瞎說。(向媳婦) 你怎麼這樣胡亂說話？告訴你已經死了，難道我還騙你不成？

媳婦 是的，也許你並不騙我，但是，他在我心裏却還是活着的。好，就算他真的死了罷，我也得把他的屍首背回來呀！媽媽，難道他死了我們就不給他安葬麼？

(老婦簡直不忍再聽下去，偏過臉又哭了。)

軍官 (也有點感動似的。) 哎！你這話說得也對。

媳婦 有什麼不對的，除非狼心狗肺的人才當我的話沒有道理。

軍官 你又罵我啦，唉，你就跟我去罷。換一身新衣裳，臉也給我洗得乾淨一點，太髒了！我可不要你跟我……走。

媳婦 (逼近他)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軍官 沒有什麼意思，不過像你這末年輕……漂亮……(輕佻的摸她的臉，她躲開了乘勢吐了軍官一臉的唾沫。軍官追去打她，她急逃出屋外，軍官也追出，她向左方奔，軍官喝令：)

軍官 站住！(她還是逃出觀衆的視線，他怒極開槍，給在後面追來的老婦將他的手往上一托，子彈向上飛出媳婦未被打中。)

老婦 (大喊) 快回來，他有手槍的啦！

(媳婦只好回來。問室內小孩大哭，瘋狂的急進去抱着她的孩子大慟。)

媳婦 哦！孩子，可憐的孩子！別怕！別哭！你爸爸死了，你的媽媽還沒死，媽媽在抱着孩子哩！

(此時軍官也跟在老婦後面緩慢的走進來。極度興奮之後反使良心清醒了許多。加之又見母子之愛如此深切，他放下手槍，靜靜的坐下。他默默的獨自吸煙，煙燻了好

一會。媳婦因過於刺戟疲乏的抱着孩子睡着了。周遭像死一般的靜，只有遠處極哀怨的胡笳聲在奏着病中吟的第一段，配合着老婦不斷的嘆氣許久，老婦極緩慢的爬行到軍官面前，流着淚對他跪下。)

老婦 大爺！好大爺！我求求你，別把我的媳婦帶走罷，無論如何，她是不能走的哩。大爺！你在我家裏一夜了，我家裏的情形你完全知道。我的兒子死了，他什麼也沒有留下，只留下一個不滿一歲的孫！這個小孩便是我們家傳宗接代的人。大爺！你是多子多孫的，你一定是幾個孩子的爸爸，你一定懂得，像這樣小的孩子是無論如何不能沒有媽媽的。我簡直想也不敢想，假如他的媽媽一定得讓你帶去，那末他的小命不也完結麼？大爺！我求求你……

媳婦 (在夢囈。) 哦！我知道你不會就一個人死去的，你一定會回來的。啊！你臉上怎麼這末些血呀！啊！你的腦袋呢？(驚醒) 唉！他上那兒去囉？我看見他回來了。

軍官 (在夢囈。) 哦！我知道你不會就一個人死去的，你一定會回來的。啊！你臉上怎麼這末些血呀！啊！你的腦袋呢？(驚醒) 唉！他上那兒去囉？我看見他回來了。

軍官 (在夢囈。) 哦！我知道你不會就一個人死去的，你一定會回來的。啊！你臉上怎麼這末些血呀！啊！你的腦袋呢？(驚醒) 唉！他上那兒去囉？我看見他回來了。

軍官 (在夢囈。) 哦！我知道你不會就一個人死去的，你一定會回來的。啊！你臉上怎麼這末些血呀！啊！你的腦袋呢？(驚醒) 唉！他上那兒去囉？我看見他回來了。

你這個狗竄來麼？你家裏的男人呢？

老婦 男人？我家裏有什麼男人？

軍官 你沒有兒子嗎？

老婦 （懷裏的孩子給驚醒了哭起來。她急撫摩着。）誰說我沒有兒子？

軍官 好狡猾，剛說家裏沒有男人，

一會兒又有兒子啦。他藏在那兒，快叫出來！

老婦 什麼？你要我去叫他出來？我到要問你要回我的兒子！（大吼）

軍官 你這是什麼話？

老婦 什麼話？不是給你們捉去當兵了？我現在問你要人！（逼近他。）

軍官 既然當兵去了，那很好，這是替咱們德王盡忠。

老婦 「給咱們德王盡忠」你說得很好聽的，可是這沒有咱們老百姓的份兒，你們爲了升官發財，你們去盡忠得了。我只有這末一個兒子

，現在他給打死了，他給你們害死了！我問你們要回我的兒子！

軍官 你說話得當心點！（又掏出手

槍來對住她。）當心我的子彈是生眼睛的！（逼近她，她後退。）

唔，還敢和你爺鬥口？

老婦 （搖頭表示不敢。）我錯了。（小孩又哭，她抱得很緊。）請別

破壞了我的小孩子！

軍官 好傢伙坐下來不准動！（她坐下。）動一動我就送你回老家去！

你家裏另外沒有男人了麼？

老婦 沒有了，就只有這末一個挺小的。（指孫。）

軍官 這末小的有什麼用？……

老婦 「沒有用！」（苦笑）爲什麼沒有用呢？我的兒子給打死了，他的兒子也不妨……

軍官 閉住你的嘴！（舉槍威脅她，她戰慄的不敢動了。）好傢伙！（走近去，打她一個嘴巴。）不看你這末大年紀，我就一槍打死你。（少停）你的老頭子呢？

老婦 老頭子？（不敢告訴他。）

軍官 唉，你不是有一個老頭兒嗎？（他不知她還有沒有丈夫，但故意這麼詐她。）他藏到那兒去啦？

老婦 他……他長遠不在家。

軍官 你又撒謊，今天還有人看見他在家的。

老婦 他……

軍官 快叫他出來。

老婦 大爺，你看這末一點點大的地方，他能夠藏到那兒去呢？

軍官 那末他跑到外面去了，快把他找回來

老婦 他……大爺，他那末大年紀了，他能給你們做些什麼呢？

軍官 怎麼的，現在咱們要反攻百靈廟，正是需要人上前線去的時候。

老婦 他那末老手。也能騎馬打仗麼？

軍官 別多說廢話，快找他回來！

老婦 大爺，他真的不在家，很早就出門買皮子去了。

軍官 什麼？這樣兵荒馬亂的年頭，他還去做生意？

老婦 不做生意沒有飯吃呀，大爺。

軍官 唔，這話也對。

老婦 可不是，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家。

軍官 那末你家裏另外沒有人了麼？

老婦 沒有了。

軍官 不見得罷，這個小傢伙的媽媽

呢？

老婦 她回娘家去了。

軍官 你這老太婆又在騙我，她回娘家去了幹嗎不連小孩兒也帶去呢？這末一點兒大的孩子能不吸奶麼？

老婦 不，我每天給羊奶她吃。（指鍋裏的奶。）大爺你瞧，這兒我正在煮着羊奶哩。

軍官 我不相信，那有不帶孩子一道回去的？那除非她太不歡喜她的孩子。

老婦 對了，大爺，您說得真對，我的這個媳婦挺特別，她太討厭她的孩子了。

兵士（聲）你逃到那兒去。

（從左方媳婦給兵士拖着往蒙古包這面走來，軍官和老婦聽見，老婦給怔住了。）

兵士 你想逃走哇，唉，可給我帶住了。

媳婦 我不是……（掙扎。）

兵士 快走！

（兵士抓住她，她咬兵士的手，兵士打她。到底她給拖進屋子裏去了。）

老婦（見媳婦進來。）啊！

媳婦（奔向老婦）媽媽！（婆媳擁抱着。）

兵士（向軍官敬禮。）報告！這個女人匆匆忙忙的逃走，給我捉住了。

。好像還有一個黑影在前面跑，可是沒有看得清楚是不是人。

軍官（向老婦）她是你什麼人？

老婦 她是……

媳婦 她是我的婆婆。

軍官（向老婦）啊？你的媳婦？（向媳婦）你回娘家去走錯了路是不

是？

媳婦 啊……（不懂他的意思，瞪目

不知所對。）

軍官（怒向老婦）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老婦語塞）哼，這一下可

給我知道了你所說的話，全是撒謊

。（小孩哭，媳婦卻從婆婆手裏抱過

來，解開衣扣給奶她吃。軍官見媳

婦頗感興趣，對她凝視頗久。但又

見兵士在旁識破了自己的心竊，即

揮手令去。）

軍官（對兵士）去你的，這兒沒有你的事啦。

兵士（會意的笑。）是！（行禮退出。）

媳婦 媽媽，你一定很餓了，羊奶煮好了，你還不喝？

老婦 我不餓，回頭你吃了牠罷。

軍官 你婆媳兩個到挺客氣的哪。（在懷裏摸出香煙來吸。對媳婦。）

你今年多大年紀啦？（媳婦不答。）

怎麼不說話？（仍不答）唔，你

是幾子嗎？告訴我，你今年幾歲？

媳婦 不知道。

軍官 笑話，自己的年紀也會不知道

麼？

老婦 她已經很老啦，四十多了。

軍官 四十多？你又在騙我，我看她

挺多不過三十。

媳婦 我多大年紀干你什麼事？你管

得着嗎？

軍官 我又幹嗎要管？可是你告訴我

了又有什麼關係呢？（不懂好意的

笑。）

媳婦（立起）得了，你打算在這兒

幹嗎？這兒沒有你的事，請出去！

(神情錯亂的四處張望。)呀！我又看見你哪？你的眼睛，你的臉，還有你的手！過來，過來抱住我，別讓人家欺負我！(在空中擁抱)啊？怎麼你又不見了呢？(睜目四望)哦！天哪！

老婦 (急去安慰她)好好兒的睡罷，別胡思亂想。……

媳婦 嗚嗚嗚！

軍官 哦！(一手糾着頭髮表示懊悔)

老婦 (給她蓋被)孩子抱得緊一點

，別讓他着涼了呀！(又輕輕的走近軍官。)好，她又睡着了。大爺！丈夫無原無故的給打死了，你教他的妻子怎麼受得了呢？哦！那一家沒有丈夫？那一家沒有妻兒子女？大爺！假如她是你的妻子的話，請你想想，你將怎麼辦呢？……哦，我不會說話，請別生氣！無論如何，我不能讓她走，我要她把孩子帶大成人。假如你捉不到男人女人也得帶去的話，那末你就帶我這老婆子去罷。我老了，不中用，可是我還能夠幫忙大爺們燒飯，補補衣

裳，你看，不也還有一點用處麼？

(胡爺慢慢慢慢的低下去，淡到沒有天慢慢的現出曙光。)

軍官 (望望天，打呵欠。)呵呵呵……

老婦 怎麼樣？大爺，一定帶我去麼？

軍官 好，就是你跟我去罷。我也沒有辦法，上面的命令……

(兵士急上報告。)

兵士 報告：那兒有一個病了的老頭子不肯去，請……

軍官 (起身)好，我去看看。(對老婦。)你收拾一下，回頭派人來

叫你。(外出往後面左首走。烏鴉開始嘈雜的在天上飛鳴，也聽見羊

羣的叫喊。天色又亮了許多。老翁偷偷的從左首溜進包內。老婦見之

大驚，媳婦亦驚醒。)

媳婦 爸爸，你跑回來幹什麼？老婦 快走罷，他們一會兒來的，給

看見了可不是玩兒的。老翁 不要緊，我看見那傢伙走了我

才偷偷的回來，誰也沒有看見我。老婦 那末快關上門。(媳婦關了。

老翁 怎麼樣了？

老婦 我跟他們去。

媳婦 爲什麼？

老婦 沒有男人，女人也得去一個。

媳婦 那末還是我去好了。

老翁 不用你們女人去，還是我老頭子去。反正是快死的人，怕什麼呢？

老婦 你別嚷呀，回頭給聽見了。聽我說，你們都不能去。我們家只有

這一個小孩了，我們得用盡一切方法養大他，留下他傳宗接代，所以

她的媽媽不能走，留在家裏餵他的奶。那末老頭也不能去，爲的是要

養活孩子的媽媽。只有我是一個可以走的人，我可以擔當你們的災難

。老頭子，懂得嗎？不是我不要你去，你今後得想盡方法養活她們母

子兩個，還有得苦的哩。

(兵士從後右上敲門。)

老婦 呀，他們要叫我，我得走了。老翁 那末我們什麼時候會面呢？

老婦 好，只要我不死，我們總有一天會見面的。(開門將出去時向媳



# 關於英雄夏伯陽

婦說)好好兒的帶小孩子、要他替他的婆婆和爸爸報仇!

(媳婦關了門，倒在地下痛哭。老

附註：俄然的記起了杜甫的石壕吏，使我取材寫一劇本。我以為在強迫徵兵的情勢之下，反戰的意味還是有用的。可是我對蒙古情形，問了幾個到過那邊的朋友，稍稍知道一些。多謝沈起予、宋之的、姜梅芳諸兄和其他先生給我幫忙不少，尤其是丁瑛兄給我作曲和計劃配音。我希望有蒙古的朋友給我具體的指教，使這劇本在上演之前得以改正。

我希望能早日和朋友給我具體的指教，使這劇本在上演之前得以改正。

二月二十日

翁平抱起小孩站起來，凝視着他，眼淚滴在孩子的臉上。此時鷓鴣鳴，天邊略見紅光。胡笳聲又

奏着開始時奏過的曲調，只是媳婦再無力和唱了。

(幕下)

XX先生：

我是愛好電影而又不懂得電影的人，我常常在銀幕之前遭遇到許多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譬如我前不久看了蘇聯名片夏伯陽，不由的使我迷惑起來。

夏伯陽是個草莽英雄，這個英雄好像是在自由黨派中所見到的潘菲·維拉一樣。但是潘菲·維拉所領導的是無組織的農民，他和夏伯陽所領導的軍隊法不一。那末自由黨派中只強調了英雄，沒有顯出羣衆的力量，這是劇作者彭赫爾的弱點。可是在電影上所見到的夏伯陽也似乎有一個毛病，就是這裏沒有顯出羣衆的力量，而夏伯陽的英雄却是過於強調了的。這一方面的強調，不是電影的損失嗎？在人們都反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時候。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特致致於先生，不知先生有以教我否！即頌編安！  
李一民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個時代的民衆英雄——夏伯陽那樣的，我們應有充分的理解，尤其是我們正需要那種英雄來洗刷野蠻的時候。

夏伯陽是蘇聯革命時代的一個大英雄，然而是否就如你所说的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的英雄呢？這，似乎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是的，夏伯陽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是很重的，一不願意聽別人的勸告，一意孤行；一種英雄主義，只有一點兒老成，他就更大大其火，要發出可以刺穿項領的語言；一個英雄而

強硬地說：「沒有那個人是吃得住我的，我夏伯陽不知道怎樣叫做退却」；「極愛聽贊揚而含深意的讚美，甚至於愛聽諛詞，甚至還要拿自己的誇讚去補充那個諛詞者的話」；「他的屈伏一向就只有沈默，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對他說話收回去，不能要他公然承認他的判斷是錯誤的」尤其是爲了「智慧不夠，辦事不精，但他偏要強硬和執拗」。以上所引的均見富曼諾夫著夏伯陽——這些都足以表現那位大英雄是帶着極端的個人主義的氣味。

定你在銀幕上，你該不會忽視這個人英雄在羣衆中的作用。在那種的農民隊伍中，假使沒有那樣強硬而堅實的領導者，那樣的守紀律，幾乎是暴亂行爲，其結果差不多是不可想像的。譬如當他們搶劫搶羊的時候，夏伯陽到底說服了他們也強成了他們。那末也不僅是在作戰時是這軍隊最好的指揮官，同時在平常領導上也是他們的領袖。雖然他有時也不免顯露他的農民本質而袒護自己人，甚至藐視政府和黨，可是給黨代表辯正之後，他立刻就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樣說來，他在作戰方面，勇敢而機智的完成他司令官的責任，同時在政治上他又能以接受別人的指。所以他決不是個人英雄主義，而是英雄本色的革命將軍。

軍隊不能離開他，有如他不能離開他自己的軍隊一樣。劇作者和導演不將他寫成一個完人，正因為每個人都會許多缺點的原故，這是創作人物的藝術。譬如你將他和自由黨派中的潘菲·維拉一樣看待，這是你的錯誤，潘菲·維拉是散漫的草莽英雄，而夏伯陽却恰恰相反。當然們使潘菲·維拉的政治領導者不是人本主義的教師，而是像富曼諾夫一樣的人物的話，那末也許到頭來不致於地主的陰謀之下。彭赫爾創造了他所稱愛的潘菲·維拉，還使他爲地主政權的建立而犧牲，其用意是提明白的了。專此奉答，即頌編安！

編者

# 忠信公司

香港永樂西街二百廿七號

經驗豐富的  
服務認真的  
代辦家

任	品	粵	各	羅	代
歡	等	雜	種	米	辦
迎	如	貨	豆	糧	大
	蒙	布	類	山	宗
	見	疋	以	東	安
	委	線	及	粉	南
	無	織	港	絲	暹

忠信公司

莊成宗

Chong Soon Co.,  
 No227 WingLok Western St.  
 P. O. Box 1417  
 HONGKONG

## 介紹上海生活月刊

小型的綜合刊物，市面上很不多見，內容好的更少。但是它的編輯的上海生活却頗能使人滿意，內容豐富，文字通俗，而且定價低廉，樂為介紹。

# 羅曼羅蘭的作品上銀幕

## 蘇聯攝製迷亂的靈魂

生路及夜路（蘇聯第一部天然色影片）的作者之一楊奴斯克維赤女士着手將羅曼羅蘭的名著迷亂的靈魂攝成電影。

楊奴斯克維赤和羅曼羅蘭交換信函討論作品中人物的安排。羅曼的信裏說：「得悉你注意我的作品迷亂的靈魂，你並且想把它改編作電影，我很榮幸！」

生路，這是一部我在瑞士們德雷看到一部稀有的蘇聯影片，我很驚嘆它的美好與正確，我很樂於想像這片子的作者之一將從事把我的迷亂的靈魂實際化到銀幕上去。……

## 蘇聯電影到南洋

蘇聯的電影，在內容上技術上都是加意地改進，使蘇聯國人的興趣若先於公眾的機會，同時蘇聯電影院家們，為了使他們電影事業的擴大，在別家國家檢查的可能範圍內，常常運到國外使每個國家，民衆甚至每個社會都有接觸的機會。在中國我們曾從上海大戲院看到蘇聯影片，現在電影又更擴大了，在不久前由華南貿易公司運來了三部影片到南洋：馬戲團，夏伯陽，老頑探險記。七部三部影片能有種好的成績，該公司將介紹更多的

蘇聯影片給南洋觀衆云。

## 又一新劇團出現

上海因話劇之勃興，劇團成立甚夥。如四十年代中興業餘戲劇工作社光明新南火炬一九三七年二十世紀……等，均其努力工作，於劇運有著很大的貢獻。最近在滬的華北多人，將組織一劇團，更復得成軍金力田等在籌備中云。

## 黑地獄四劇團公演

四十年代第四次公演

一九三七和火炬也要排

廣州定三月六七日公演

據聞作地獄，四十年代劇社曾定第四次公演節目：第一次已演完金花，第二次演自由魂，第三次演我們的故鄉，或尤能作四喜劇。（劇名未定）……現聞第四次一九三七年大炬二劇社亦擬公演此劇，聞一九三七年請吳永剛導演，火炬的導演未定。

又一確信：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戲劇組已定期三月六、七兩日公演黑地獄。

# 導演演員鬧風潮

## 會商組織十八公司

某大影片公司因發不出欠薪，使許多導演不願工作。由某女演員招請了導演演員們十八人，以吃年夜飯爲名，在家祕商，由她籌資本，組織十八公司，以謀出路。當時寫字據爲證。商定之後，相約罷工。事爲某老闆所知，大爲憤怒，即將其中某二導演開除，於是羣起恐慌，各將字據燬去。而一場風波便告平息云。

## 卡爾登改爲話劇場

——定名爲上海藝術劇院不幹電影專從事話劇——

上海的話劇運動本來是奄奄一息的，從一九三六下年四十年代劇社在金城大戲院公演了賽金花以後，話劇開始被人們注意了。接着中旅在卡爾登又重演了雷雨梅蘭芳杏花春風秋風等劇，樂餘又公演三個劇：慾望雷雨解生夢死，戲劇工作社演日出，還有火炬劇社在蓬萊大戲院演的我們的故鄉，而話劇團也如雨後春筍似的迸發了許多。觀衆爲什麼驟然愛好話劇？原因是這樣：上海的話劇事業爲了中國影片都不是觀衆理想中的那末好，觀衆需要的是愛國影片每每不能通過而埋沒了，這應該是主要的原因。當然市面的不景氣也確使戲院的生意清淡，而電影事業也漸趨沒落了。觀衆既不能在影片上找到他們的安慰，於是將他們的興趣轉投到話劇方面來了。還在他們看來是一種新的（？）藝術，能給他們多量的刺激，同時話劇在技術上也進步了許多。這樣一九三七年話劇便代替電影而興起了。卡爾登戲院去年每次上演的那些話劇，實座之盛，前不多見，因此，該戲院經理曾煥堂有見及此，決把該戲院改名爲上海藝術劇院，從一九三七年起，祇上演話劇而停映電影，並開除和中旅訂了長期合同之外，尙擬拉榮餘劇、協會新南劇社、光明劇社、劇工作社等，經常在該院上演云。

# 普式庚在影片中

今年是詩人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的紀念年，在他的祖國蘇聯，依據他的作品所製紀念他的影片一共有好幾部。除了杜布洛夫斯基（在中國開映時譯名復仇）之外，還有僧侶及其工人巴爾特的故事、漁夫與上魚的故事，錐形皇后，葉夫格尼，奧尼金。

再有便是關於普式庚生平影片，主要的如：詩人的青年，由納洛奇次基導演，史洛尼姆斯基編劇；埃基魯姆旅行，由列文導演齊里別斯敦及布列曼編劇。

普式庚的作品改編成影片的，據我們來自克羅斯達的作者魏斯納夫斯基統計，在革命前的俄國，在蘇聯以及在德法美等國，共有七十多部。

俄國最早的關於普式庚的影片是一九〇九年却爾德寧（或賈却洛夫）所作馬席普。最可注意的是賈却洛夫於一九一〇年爲法國哥門公司所作的普式庚的生活與死。這部片子雖還保存着，但已不能開映了。魯斯郎與劉德米拉，錐形皇后等片雖也保存着，也同樣不能開映了。

## 光明劇社請夏衍寫劇本

由沈西苓導演許幸之、白楊等人新組織的光明劇社，曾擬以葉姑寫一劇本上演，後因其過於龐大，不致輕試作罷。後由許幸之以魯迅所作阿Q正傳改編爲劇本，因種種關係，亦覺不妥。又擬以蘇聯新託爾斯泰的取材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丹東之死上演，而亦未實現。最近該社請夏衍寫一劇本，聞該劇中女角甚多云。

丁瑞作曲

# 懷夫曲

凌鶴作詞

5 1 2 3 | 5 6 5 | 2 3 5 5 6 5 | 2 6 1  
 東北風，陣陣寒，孩子凍得真可憐  
 一天啼哭一天，還不回來同過年，  
 炮火轟，刺刀尖，幫忙鬼子搶地盤。  
 思想起，好心酸，朝朝暮暮眼望穿，  
 5 5 3 3 2 | 1 2 3 1 2 | 2 3 2 1 | 6 1 2 2 1  
 爸爸當兵賺大錢，買來紫布做衣裳。  
 人說當兵好做官，可是夫妻不團圓。  
 倘若有了長和短，誰抱孩子伴娘眠？  
 上有老來下有少，活佛保佑你平安！  
 1 3 2 1 6 2 | 1 3 2 3 5 6 | 3 2 6 1 | 1 0

## 編後記

自電影戲劇不幸停刊後，誰都為他惋惜，因為它到處是唯一的電影戲劇藝術研究的刊物。從各方面的批評和讀者的來信中，可以證明它雖僅三期的壽命，總算儘可能地應着讀者的要求，盡了時代的任務。然而它到底死了！

無論如何，在戲劇運動的發展中，在電影雜誌繁雜的情形之下，誰都希望再有和電影戲劇相似的刊物來推動電影戲劇的進展，因此，我們憑着微薄的力量，把這刊物！——舞台藝術適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了出來了。

儘管不必接觸政治，儘管不必學院派的高談理論，然而僅僅在電影戲劇藝術的範圍內，它復應當執行它的嚴正的批判和其他種種建設的任務。我們不憚自己的步伐，不越自己的界限，像匹驕駝一樣，不畏重，不偷懶，在黑夜漫漫沙漠中，穩健而堅實地向前走着。

現在這薄薄的一冊創刊號呈諸君之前了，雖然它的量不從其他刊物那樣的一廂大，然而在質的份量上，讀者諸君會相信是頗有斤兩的。也許在比量上，戲劇的成分比電影多了些，不過當此戲劇運動的高漲中，我們是應該如此的。至於今後是否如此，那就得依據客觀的情勢而定了。

怎樣做戲與怎樣看戲，是一篇實踐的文章，對於從事戲劇活動的朋友和觀衆們都很有幫助。從冬到春的戲劇，不但要復正確的批評，而且在此評中則建設了不實的理想，可惜因為作者的時間關係，本期只能登出一半。意外的狂瀾和荒蕪編劇都不期而然的用了緩道戰爭為題材，而且兩篇都含反對內戰的意味，這是從實然的，所以同期登出，使讀者得以彼此參照。此外各文，不必一一註註，總之，大都頗能一讀吧？謹候嚴正的批評與誠懇的指導。

編者 二，二六。

#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世界政治

英國都特著 羅稷南譯

現代的世界政治，和我們實際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我們也不能不對它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在目前，研究世界政治最好的讀物是要首推都特這部「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六年世界政治」了。著者是英國勞動月刊的主編，他經過了多年的深刻的研究，才成功這部極有價值的著作。它清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果，對戰後新發生的一切重大問題作詳明的解說，它從豐富的具體事實中找出最正確的判斷，預示了世界的前途。作者的文字異常生動活潑，譯筆也極忠實流暢，富有文學意味，絕沒有一般翻譯的生澀氣氛。

實價一元

## 木刻創作法

魯迅校閱作序 白危編譯

木刻的理論實在太貧乏了，正是魯迅先生在本書序言裏說：「至今沒有一本講說木刻的書，這才是第一本」。本書是由本刻的起源說起，包括：創作版畫的意義，版畫的種類，中國木刻史略，西洋木刻史略以及木刻作法各篇；淺顯易懂，舉例詳盡，並有精美插圖數十幅，尤便參考。在木刻理論鬧飢荒的今日，這本書實在是一席豐美的筵筵呵！

實價四角

## 通俗社會學十二講

曹伯韓著

實價三角

本書包含二十篇講話，共約五萬言，內容比較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簡單，明瞭。前半部是泛說社會的發生，結構和發展的形式；後半部講家庭，國家和民族，說明它們的發生，發展和蜕化的過程。所舉的例證都是眼前活生生的事實。文字又甚通俗有趣，絕無歐化的氣味。實為適合有志研究社會科學的青年的一部入門書。

## 抗戰與防疫

高士其著 實價六角

這是作者，繼「細菌與人」之後的又一部科學小品集，裏面所談的大部份都是關於防疫的問題。防疫和抗戰一樣，是要經過大家努力的。關於防疫這一部門的科學知識，素來是被專家居為奇貨，醫生守為祕傳，大家是茫然一無所知的。要使大眾對於抗戰與防疫的問題，從一無所知之中恍然大悟起來，這就是這本科學小品集所要做到的。

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發行

靜安寺路新橋街七十一號